

謙齋文集

01916



謙齋遺集卷之七日錄

張南士詩序

王自牧集杜序

張邇可詩序

王草堂詩序

毛大千詩序

王枚臣詩序

來我平詩序

沈慎言詩序

來鵬天烏嘯七章序

謙齋文集

目錄

卷七

姪子聞詩序

王禹荆詩序

毛西河瀨中集序

紫佩詩序

送子莊叔游大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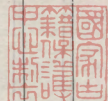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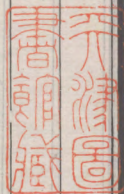
送周秋駕游南粵序

送李嵩臣序

送李懷帖序

三益堂社序

馬鄴埽墓序



王氏族譜序

邑南周氏譜序

何氏通譜序

何靜子藏書日序

地理指迷序

史評蠡海序

增刻魏文靖公文集序

忠義錄序

太上感應篇參註序

謙齋文集

目錄

卷七

謙齋遺集卷之七

蕭山蔡仲光大敬撰

族裔

震甲雲士編纂

應鳳小汀校刊

張南士詩序

蓋張南士將北游幽燕云吾聞之燕趙齊韓魏大抵同俗其丈夫剽悍倜儻能急人而上氣好則戲酒相聚惡則挾刃相讐而京師爲五民輻湊雜俗共處匿知以游勢之所激日益走竄而南士以貧昔游趙今復遊燕抱仁守義以温厚和平之言爲贊以通於燕趙悲歌慷慨之士以石抵石則格以石抵水則沒石性剛而貞於一水性至柔而能

謙齋文集

卷七

受物水與石不相爲用而相爲遇石雖峻嶒自異忽墜而入水之懷中繇是觀之則燕趙悲歌慷慨之風固所以厲天下有爲之氣而惟能爲温厚和平之言者能以器量高天下與人不爭而涵其好勝之心夫以此相爲遇者固無不以此相爲合也子其勗乎哉吾所以行子者蓋以此哉

王自牧集杜序

已酉秋冬之際王子自牧遊燕往返僅三匝月非道路榜舟躍馬之辰卽燕市懷刺曳裾之日忽遽間已集杜句成詩百數十餘首非其情之纏綿曲暢易爲綴聯何能及此客有謂予曰讀王子集杜之作豈盡杜公之能耶抑王子



之爲功哉煌煌杜集其環瑋閎肆無論已乃大瑜不卻小
瑕有在杜爲陳言緣王子之情而披文愈麗有入杜爲累
句易王子之貌而屬對盡工謂非王子有功杜公不可且
此於古人擬復何似曰杜公往矣王子能增濬其高深乎
哉功則吾不知也乃子欲擬之而求其似無已謂如胡寬
之造新豐市移其人民雖下及鷄犬置四衢咸能認識歸
其家庶幾有以似乎寫蜀荆之材以倣豐之闐闐旗亭開
塵鬻繪販漿而無不肖肖王子蓋有匠心焉雖然此固不
難於肖也難夫耦匹進退迴旋上下之際有法御之以不
亂也無已謂如孫武子之將婦人斬二隊長而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繩墨其要在三令五申之時自牧蓋有節制之
才焉進今人天寶大歷之間得杜公沈鬱奮迅之句以相
題贈謂自牧有功於今人可矣非有功於杜公也雖然起
杜公重泉之下與今天下之賢豪長者以翰墨相酬酢雖
杜公生時念不及此而以今治古揖讓其間異軌遙情變
聲相和如是則雖謂自牧有功於杜公亦無不可

張邇可詩序

予昔與同邑之人爲詩社今憶而數之以指則在地下之
人多而在地上者鮮焉後與同郡之人爲詩社今憶而數
之以指則在地下之人多而在地上者鮮焉嗟乎予固老

矣古人有言既傷逝者行亦自念蓋江南經喪亂以來歷
今已三十有六載矣而張邇可復以詩著予也遭干戈而
懷佚吮墨以游而邇可因變亂以迴瀾操觚而就夫亦其
志有相近者爾蓋邇可今之高適也學積久而後爲詩故
一爲輒工焉水洄洄其方盈也草冪冪其盡長也木藹藹
何青翠之層映也風飄飄吹人而善也黃鳥喈喈而鳴於
林芙蓉爛爛而挺於江也褰裒俯仰手把其詩披之而熒
熒乎其光也叩之而琅琅乎其音節之諧也杳杳乎愁交
橫而不可禦也繹繹乎情因嶮巖而萃也斐斐乎殆沐蘭
澤而芬芳也則翩翩乎進乎嘉州摩詰之閒也而惜乎予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之年老而目眊矣能視巨不能視細矣古者樂師必盲以
其廢乎視而用乎聽者之專也邇可以詩示予且屬之序
其以予爲審於音乎雖然周禮春官役於太師者瞽矇三
百人必有眊瞭三百人掌其縣因以相瞽予目雖眊相不
以人而以玻璃物有隔之而愈明者予不知何故予以玻
璃視而能明邇可見予之公視於莊馗而眊而不知予之
私視於棐几而明也則心猶歧而業不能專於音固未審
矣其或以予爲從事於此道者久如老馬之能識路故欲
用之以前驅則予視邇可猶天下之騏驥也未聞以騏驥
駕車十有六蹏之所投無不中矩而驅老而無用之馬以

爲之先者也而况乎邇可有識路之智馬也古之王維
岑參者邇可之老馬也

雲土附註張遠字邇可歲貢生縉雲訓導著杜詩蒼萃
及雲嶠蕉園梅莊等集縣志官縉雲時於解後植梅數
百本號曰梅莊嘗輯杜詩蒼萃二十四卷雕板行世太
倉王揆爲之序著梅莊詩文集三十卷其孫應曾翰林
歷官御史毛西河詩話康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富陽
江口地名陸山者居民夜四見墜二星如雷入地三尺
令視發掘得二石各重四斤有餘則儼然金也徐涵
之適爲陳梅勒幣請在坐亦饋一兩同人見者皆賦詩
惟邇可云紫囊羅片石青眼對兼金最爲切實涵之云
落星爲金甲兵林時適有甌閩之變又西河有張邇
可蕉園詩序越風評蕉園五七律深得鍾序其詩謂凡
百鍊成句千鍊成字者又朱藻曰顧汧序其詩謂凡
三變蕉園最先梅莊次之雲嶠則官縉雲時所作爲最
後三集格調皆與毛西河相近

王草堂詩序

謙齋文集

卷七

四

百餘年閒大臣最賢以劉忠端公爲第一其學宗姚江王
文成公以上接濂洛關閩諸君子予嘗讀忠端之聖學宗
要至文成所論恒照非動及循理雖動不動從欲雖靜不
靜諸說未嘗不嘆服其言讀其書思識其後世族孫紫佩
久游錢唐歸而數爲予言錢唐王草堂自言爲文成後裔
上與其尊人延叔世以孝友稱載之邑乘夫草堂以詩文
爲縞紵交滿天下予獲其集誦之而清麗動人及草堂介
紫佩渡江訪予語予以所著則又知其爲博雅君子也草
堂以清華爛煥之才必能練習天下事固爲予所愛慕又
况爲文成之裔夙心所嚮往之子孫哉菌爲神草其蒸也

在泥沙或在高山巖石之間或出殿房甚或產於銅池無定所也女蘿之生蔚然蒼翠羃巖松閒而青於松而下不知根之所存士何必以世胄爲賢哉種魚而得膾浴蠶而成絲鑿玉於山而木皆潤剖珠於水而岸有輝然而玉必蘊荆霍之高而珠必藏江海之深名山巨川寶之所產世臣舊德賢之所成此士之所以必貴乎故族也文成之後衰矣得草堂而興乎文成與其弟子以循理從欲相論難草堂旣爲其子孫則其所以練習天下之事者循理乎抑從欲也然而草堂世以孝友稱則必概循理而不從欲可知矣吾之所重乎天下之士者甯止以其詩之清華爛煥也

謙齋文集

卷七

五

毛大千詩序

予之交於大千昆季者久年在孟季之間固已兄事大千而弟畜大可迨大可爲他隙所構避走道路久不歸而大千移其家近予屋不數武而居因得晨夕相見見輒言詩故予爲知之最深聆其昆弟疊疊之談超詣之解知其學詳略殊尚其感正變異情故其發於歌詠以喻其志者或正或奇或華或實或弛或張或博或約或風力奇矯或體裁工密或擘轡四顧睹江山以興懷或振策長驅下峻坂

而險絕大約大可以奇大千以正大可之詩以無法勝者也而大千則斤斤自信守其法不少變夫無法者非縱脫於法之外也神彩橫溢法不足以盡之此如李將軍廣之行軍不擊刁斗不治簿書而天下無不畏其略者也然在邊陲遇勍敵之人身爲所圍則出軍士令爲圍陳外嚮斯豈真無法哉蓋法寓於人人自便之中人見其佚樂忘其節制不知其兵行甚銳其勢之盤旋如車輪之轉於廣野輻轉而敵不敵其部伍固未嘗亂也特其離合背向之端杳渺無涯其規撫隱於風雨驟至之內人自怯其勇敢耳而大千所守之道則非自爲之法也法古人之所法因以

謙齋文集

卷七

六

自納於軌老力愈健妙解詩義於是取詩自漢魏六朝以迄唐代手自繕寫以參校錯誤舉其條貫疏其曲折比其情辭法其麗則而其所畢力擬議者尤在三唐日取陳子昂沈佺期李嶠張說王維李白岑參高適杜甫劉長卿諸集究極神格參其微旨以此自檢因以繩人古之善治軍者雖敵所不至號令一施無不金鼓變其聲旌旗易其色而後能投之大敵而不驚卒然犯之而不亂程不識豈真劣於李廣哉當其俱在邊郡天下無不並稱其賢是必有以致此昔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游刃所割無批導缺折之憂必其先剝割數百于牛心割而視不變而後能進

其技以至道夫然則如大千之湛思元解孜孜篇章不休此其於風雅之道所得最多宜其詩之春容大雅與大可之俊逸道麗者並有聲吳越間因是挾其弟以長驅天下宜天下之無堅城也古之以昆季著聲翰墨者如應氏之瑒璩陸氏之機雲張氏之載協以至唐及明兩皇甫氏昆弟之屬自昔稱盛有傳於後何乃當吾世復有毛氏二子且與同里哉此吾學之所以不孤也

王枚臣詩序

昔大可因避以游三年而返謂予曰今而後予且挾子同游天下必有愛子之詩文爲之刻者予不可遂止蓋大可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貧士愛予而力不能爲予刻集故其謀若此後自牧挾重貲以歸欲爲予刻集數言之不止予笑而不答今枚臣酒閒復顧而謂予謀刻子集予雖因友人謝止之然是三人者皆深知予也以枚臣之知予若此則今自刻其集予又惡可嘿嘿而遂已乎夫詩之所以作者何也世故飄零難愉易慄非言曷宣交游雜選少聚多離非言曷契詩也者感而自言其情與人接曲以通乎天下之情之物也其必以風格音調相彈駁者何也考工造車之法攻木之工七而輪人輿人輶人車居其三故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車者通乎天下之器也詩者通乎天下之言也故咸欲其精

也若是則人欲爲刻其集輒謝止之者何也文者文之也
文以行遠身名彰焉身旣隱矣何以名爲向禽之游五嶽
未嘗爲五嶽之歌矯馬之業兔置不聞作兔置之詠又况
刻而自矜其麟炳乎枚臣之必自刻其集者何也枚臣翔
翔鳳池之側身且顯矣顯與隱異宜隱但致微顯必揚博
是故隱者斂而顯者彰祝敵筦磬所以彰乎其耳元黃黼
黻所以彰乎其目玉藻龍衮所以彰乎其體披華振秀所
以彰乎其言身日益顯言則斂而不彰是猶山行乘櫟而
欲牽網以罾乎魚鼈水行乘船而欲垂條以牧乎鹿豕見
者必咸咎之以爲失其宜也且夫枚臣之爲此亦甚難矣

謙齋文集

卷七

又

十年以來無日不取自周漢以及近代之詩諷詠以審其
格調比較而定其甲乙探其源激其流圖其貌類其情叩
其音揚其藻含其趣致其幽學之旣久氣與古通操翰而
吟辭無不溢故能因言徵巧成若是之瑰麗也然則予今
日而始自幸矣何幸乎幸昔之因人以謝止之者今以視
乎枚臣之瑰麗而竟得自覆其拙也

來我平詩序

予幼失母育於外氏而我平少時亦數往來外家其外祖
爲周六符先生鄉之先達而多聞者子舅氏則其門人也
居相接不數武故予自髫齡時卽交我平我平小於予一

歲予弟畜之相愛聚而戲游恆相樂也比長又與我平及王叔盧同學於傅峙之踞松堂者十年雖其閒叔盧以其尊人官南都棄去獨我平與予相首尾然三人之在傅峙子則無日不快意也學書學畫或鼓七絃琴或吹洞簫或激矢投壺或彎弓飛土以射以至六博彈碁意錢格五無所不學其學或成或不成無不相顧喜笑意各自得日飯酒賦詩窮夜不止時或葛巾杖履裘裒江山之間或深夜操舟同漁人坐於烟月迷離之際或訪尋古剎僧寮夜語雪深盈尺達曉不返當是時不復知老何論禍患乃未幾而江南之干戈大起飛矢接刃其鋒不可當叔盧遂死於

謙齋文集

卷七

九

兵子與我平各散去而毛大可小於予者十年與予定交而我平又與大可定婚姻之約前此我平數與予締姻而兒女各夭折不果及大可之女又夭而我平已困遂奔走徧天下後大可以事避游天下與我平路輒相左不復相遇然兩人之在天下予則無日不思也初我平與其舅周又元之徽州欲游其山水予有詩送之曰他鄉長飲酒莫忘故人情猶羨之也其後日益蕭索居恆不自聊而性好飲酒挾二三十年同游每酒酣慷慨泣數行下自傷居貧阨困不克自振睥睨天下故相折節爲歡坦懷無私而中心僚慄坎廩易喜忽怒頗多不平之色故其往江右也予

復有詩贈行曰願引彭蠡水瀉子心中煩知其心之怫鬱特甚也後在濟南卧病憲使幕中予聞而中夜徬徨懷之不置憐其消渴倦游人無知者其入邗溝則予欲阻其行而勢不可止但疑其境之繁華非貧士失職所宜往乃我平竟往竟不得志以歸也予與我平前後交情如此夫我平與大可皆終身游者也大可之游不齎糧而逢迎滿天下我平推懷與人而所至輒齟齬資用匱乏困而歸予與兩人皆相知最深者每欲推求我平周流徧天下而杳鑿不相入之故而卒不可得嗚呼此非人之所能爲也有命焉君子脩其在我者而已矣他又何論焉今我平老矣猶謙齋文集

卷七

十

欲刻其詩以游天下而其詩勻秀宛宕不爲可喜可愕靡麗詼詭之言而波瀾滌洄夷愉洗鍊靜而可思其在滬上飲人之酒爲題詩曰燭光照坐宜春夜花影窺簾感暮年蓋傷其貧且老也以我平與予相知如此而牢愁慘淡將以終老嗚呼此荆軻高漸離之所以擊筑而歌徬徨泣下者也

沈慎言詩序

人之生天地閒夫豈徒哉必思所以永之每讀一統地理志諸書見所敘山川冥鬱奇峻波漲曠遠已掩卷而私心嚮往猶縈縈不自絕於懷然則山川之幽峭繚邈皆所以

深人栖託之情人易盡而山川之流峙者不盡此叔子元
凱逸少諸君之所悲也山川者主人而人客也遞居之瞬
息之間而遞去日孳孳寶金錢以自娛因以自苦而不思
所以自永則其人之愚智何如也况於越山川如宛委雲
門四明五洩沃洲天姥蘭渚鑑湖蕙江剡溪其奇拔深迴
上山水幽杳難測則其靈淑之氣繇亘磅礴代產挺異
倜儻之士而代不乏也其中豈無鉅公爲氣之所鍾以德
功節義自永予不具論論其文章之士則有亡友禹功朗
詣伯調木弟南士桐音之儔亦皆稟山川靈淑之氣以生
而以其詩著於天下非不竭蹙以趨而不足以盡也則今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之沈子慎言又其一已而予老友雲閒蔣馭閣則又稟五
茸三泖靈淑之氣以生因亂移家禾中旣又移家於越今
於越人所稱大鴻先生者是也方未亂時遙哉煌煌日與
陳黃門談藝深相得雖至阨困窮悴不自振而不悔而猶
能以其詩之亭亭秀麗間遠者掩映宇宙間蓋深於初盛
之氣骨格調下此固所不屑而慎言之生也晚後於大鴻
先生者四十餘載嘿嘿逢遭若耶之傷不介而合相範以
彰知款款之爲忠遂陶陶其共悅披藻麗以相感覺冰霜
之愈潔蓋慎言之年雖甚少而其爲詩則甚早方其十二
齡爲詩至今三十且未足則此十有五年之中操翰以遊

按其義而彈其聲者固已摩高岑之壘而張徐庾之幟矣
惟前此得大鴻先生以爲之師日夕講求其氣骨格調浴
流以尋其源故能驚精凝慮寫性情於黼黻元黃之中而
思不竭也惜乎予老矣其生也且先於大鴻何能見慎言
卒之所至雖然予亦畏見乎慎言卒之所至也

來鵬天鳥嘯七章序

文有質言之而纏綿無盡者母子之情是也憂愁冤結若
無可解言不能盡反覆言之斯以曲折抒其情而已幽思積
而不宣於是乎有言言而文之是藻飾以觀乎外吾疑其
中之不摯也故令伯陳情之表孝廉乞養之疏皆所以告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其君也而未嘗不質至今讀母孫二人更相爲命之言以
及千思萬思無日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節諸
語讀之未竟未有不爲之涕下者何其言之質乎言惟質
而後可以感君亦以母子之間有不容致其藻飾者耳雖
然此其母皆存也若來鵬天鳥啼之七章則母已亡者也
而觸緒興懷不能自己蓄怨無端吐哀難既令人三復而
致慨焉鵬天元成之季子年少好神仙邑人皆謂其爲狂
而區區深情繚繞於黼黻旣絕之間如此與鄼炎之病中
白母寒必厚衣暑必輕服棄炎無念不怨不尤者情固不
殊言復皆質蓋炎病風恍惚而鵬天則曠達自縱炎之狂

眞也鵬天則佯爲狂者也惟孝則不妨爲神仙故鵬天思
冲舉雲霄肉母氏之白骨以逍遙海外其欲正無窮也惟
孝則雖狂不害故鵬天愈益放蕩雖盡浙以東咸謂之狂
亦縱情不顧也阮步兵狂飲之士也居喪不率常檢而毀
幾至滅性鵬天彷彿類之矣然步兵不好神仙而行已寡
欲以莊周爲模則莊周之學原本老子道德之意而老子
則今世謂爲神仙之祖使鵬天尚論千古必且以步兵爲
好神仙也其任達不羈則無不同也

姪子聞詩序

予大父與子聞曾大父龍池公同受業於鄉先生張文川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公之門則予與子聞族大小阮也又有世誼焉龍池公之
雋南宮年未三十後至八十餘而卒其中宦游之日不及
十年餘皆林下日也所在宦游盡驅掾史錄無刻本如冊
府元龜諸書故其家聚書最多而子青蓮公以老明經鬱
鬱不得志抱經史以沒遭亂父子所纂著盡失兵燹迫子
聞長而有聞場屋閒而先世遺書已不可復購矣此固子
聞日夜悲思於邑者也乃今復與二三同志各梓其所爲
詩思持以徧游天下人固患無其才耳聚天下肥醲甘臠
珍異之穀物以付宰夫使揮之刀而煎其鼎而又佐之以
葵筍芝膚和之以豉梅椒醬以之爲膾爲羹爲炙爲腊味

成於釜無或不精天下固未有工於耀之以爲羹而拙於燔之以爲炙者也檀梨棗栗荔枝蒲萄沙棠莨芋荷芰蔗瓜之屬狼藉於盤盂匱篋之間皆可娛賓朋以下酒不知何者最美也時至則王而已矣然則歌詠以言其志今日者何莫非詩王之時乎若夫天下之以詩爲王則固久矣子聞其以此爲質徧交天下之賢長者可也

王禹荆詩序

予少與禹荆同學及後經喪亂予徘徊鄉曲日夜徬徨兼之疾病因貧且拙逶迤委巷以暇自愜快而禹荆則以高材從仕宦作遠遊南至蒼梧桂林北逾秦隴方其在衡州

謙齋文集

卷七

古

城下親見戰鬪如諸侯之從壁上觀鉅鹿之戰而無憚恐之心從容指示從者以所繇勝負之概則禹荆之鑒必有過人者及其馳匹馬走秦隴守官袍罕地控西陲候馬之至驗金牌通貨而歸其直其於異域之俗黜僧之形無不窮其所變察其情僞以故內收其利而外不震撓夫以予之逶迤委巷與禹荆較則予爲逸而禹荆勞然不歷戰鬪勝負得失風雲靡常之態則不可謂能窮事之變不通殊方絕域之俗不可謂能盡情之變也而後世五七言之律無不以三唐爲先軌而繩準之而所繩準鮮克中三唐之肯綮此其故在聲容姿飾有餘而情不足以聲可調而慳

容可冶而麗而情不可移而深也而情與事不經天下戰
鬪勝負風雲靡常之態以及殊方絕域之俗南北絕徼怪
山異水之形則所覩不廣變不能極且此又非夫人所可
恆違而習觀者也夫然而使禹荆挾其游所服習以與子
較則禹荆於情所涉日深而予爲淺情所至之境閎深則
詩宜隨而溢乎其境然則予之謏陋何能測禹荆之詩之
所至乎禹荆居山陰之珊里地僻而俗淳予每思移居其
地而力不克往然私心以其地爲可避囂紛糾擾攘可以
自匿竊嚮慕之矣嗚呼予安得深於天下之情如禹荆之
儔徙居其里與之談詩習其風土哉

謙齋文集

卷七

五

毛西河瀨中集序

與大可交二十有五年矣予長十年家相去里許相近自
少至長相敬愛大可又時過予相語淥潭翠嶽無不相從
游家居閩槩之內聲笑諄詬及處閩黨壘塊不平之氣無
一不相聞也大可性恢奇與予交年二十卽奔走衣食又
遭亂所居廬在大道傍棄不室而假室隘巷予時入隘巷
視大可見其手鋏仰塗屋婦佐之是飾泥不工者詎能治
其漫漶不潔以爲觀美乎旣大可爲詩神藻捷敏瞬息數
百千言每燕集有作輒傾其座上客座上客人人視大可
故人亦無不親大可者始大可之未出游也有與人爲隙

者而及大可予呼大可私誠之曰寡人子而與人隙乎大
可唯唯退而曰我在則隙遂成我去則已不謀於人獨夜
亡去後其事亦竟已迺大可久行游中心迷煩意不自得
天下之人不能盡知或知之而不得其詳大可旣以家貧
落魄復爲人所訖齟恐憂思成疾野死不葬無以慰家人
懷望之心於是故爲徜徉縱恣以消其勞憂阱惻之氣及
欲渡河有詩寄予則意固悲甚非人之所能讀也予亦作
招魂之什以哀之乃大可未歸而舊詩藏於家者十七六
七於是其從子阿連輩急搜平時所遺者并遠遊諸作請
予刪輯予因誦其詩高秀閒遠參差瑰麗望之無涯按之
謙齋文集

卷七

六

有緒如晴江綸漣孤舟搖曳目極川原致兼鳧藻而戕風
儻起激勢洶湧魚龍怪狀乘濤蜿蜒浩浩法法不可端倪
不遯於軌而不窮於軌非得天下之名山大川賢豪長者
以澹其懷暢其情揚其氣窮其變開其愁則亦何足以至
此當其所歷之山所浮之川林陸異勢島峒殊形俯仰周
流悲懷慷慨杖履所至無不飲酒賦詩調箏擊筑六博彈
棋或曠懷自欣旬月忘返或愁思欲結信宿卽歸上而朱
輪華轂之賢下及監門屠狗之子無不飾廚恐後擁篲爭
先以致其綢繆慕悅之懷而大可心繇境轉義與事偕怨
以實徵才因興遠左氏之外傳有言曰妹喜與伊尹比而

亡夏姐已與膠鬲比而亡殷妹喜姐已與伊尹膠鬲不相
及之勢也而相爲功推類以求是隙者與天下之山川人
物比而永大可於無窮也有心藏怨怒欲起而與大可爲
隙者敢乎哉大可曰游多矣乎彼隙者之裨益我如是也
雖然異日者有游必與子乎其之嗟乎予也何足與語游
哉少學不勤老益荒落方思博稽典籍以成一家之言予
也何足與語游哉抑李固有言容身而游滿腹而去隱淪
之人雖游亦宜落莫也何能從子勉之矣大可與予雖異
趨其往來情相親治身接物纖悉疵瑕無不相告語雖更
二十五年亦當如一日也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紫佩詩序

族孫紫佩麗則之才也其能博矣而以詩顯讀其詩淵然
以思深幽然而情眇然與予則其屬疎矣逆而遡之上至
十一世則一人也由一人而分可視之如塗人乎予固貧
而紫佩之貧復甚俱在蓬蒿之中則艱難互知居無定宇
僦人之屋舊椽相接則爲比鄰桃梅梨杏植於一階麗葩
細藥枝相亞也不相撐拒又况芙蓉之發於清江鮮秀映
川雖同在污泥而根相接連者乎則予讀紫佩之詩惡可
以無言哉詩者言也立言之法惟詩最簡故意宜蓄詩者
所以抒其情也與入之情纏綿猶恐易盡自吐之情怫鬱

必且難宣故旨宜深以至簡之言發甚深之旨而議不關乎古今情惟綴乎花鳥則又懼其纖而不洪也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惟綺靡必緣乎情故詩在曲寫其情之所藏而不欲遠汎乎辭之有溢而情復因世以轉故志眇眇以上下乎古今而辭煥煥不馳驚於花鳥然則詩之道宜何如哉必也法本乎先民而不過藻摛乎舊籍而不煩學騁乎子史而能浹道衷乎六經而大燦思覃乎要妙而入微旨歸乎澹雅而有則而後感乎身世之嶮守乎貧窶之夷不無哀樂之情而盡超於筆墨之外此固雅人之宏構矣紫佩之詩幽清閑逸不爲斲語而有其遠神方之唐人已謙齋文集

卷七

六

駸駸乎王維李頎之間而予復有斯論者以其根相接連故有懷無不剖非謂所不能期以偕進也則予愛紫佩之無已也

雲士附註紫佩號蘇門陪山陰沈慎言叔祖大敬恆園看桃李二首梓澤臨潘水春深并木稠花香迷舞蝶池靜浴浮鷗霜霰鋪林隙胭脂維樹頭公謙高隱地陪從得攀留繁花開爛漫方伯舊園亭徑曲迷人跡林深落羽翎風生錦步障香透碧疎棉坐倚池邊樹鶯聲側耳聽

送子莊叔遊大梁序

天下之樂至遊而極自傷牛馬齒日長思欲徧遊五嶽以忘吾老而不能聚糧回眺河山逡巡復返吾叔以敬字子莊曩數游吳越間旣而曰吾欲爲遠遊吾游大梁嗟乎子

莊叔氏爾真能遠遊者哉夫所謂游之樂者竄者壁立杳者層深境非恆構目駭神慄前所得遊後不復似故足樂也若夫大梁之區平皋廣衍大河川其北無重秀之山迴環曲注之水城爲灌浸之餘土高隄卑欲求汴故宮而不可得尙何夷門之足訊而繁臺之足樂乎徘徊榛莽抑鬱無聊不得不於羈旅問鑿柄之合矣迺子莊家久貧侗儻與人無城府人皆愛而樂與之游而又多技能足以供人之求歌詩談藝篆刻翰墨繪畫樗蒲六博鼓琴彈碁橫槊擊劍以及神仙方藥之術無不讀其書手其技得其要領人之所難已之所易銳末以入已復棄去其爲人磊落不

謙齋文集

卷七

九

羈好飲酒其處世無脂韋隨俗之態亦無桀悍難平之氣者年長者可參以游華門秀美亦扳而及觀乎閭巷無不人親子莊求其技與之游則其在吳越間從可知矣又况大梁豈復有鑿柄方圓之慮哉大梁之屬曰禹州其使君爲吾邑史廷桂聞其條教精簡有能名子莊能率帷而與之接乎穎上有張子房洞玲瓏幽迴其人雖千載之上其神知足欽博聞樓高畫棟生雲毛姓過望把筆興歎其人雖千載之下其道麗之辭可賡也子莊豈有意哉然吾又聞燕人徐白雲數往來河南北間袖中兩丸光煜煜炤人睂目蓋古劍俠之流以子莊之精敏趨捷傳習其術宜無

不得者此非古聖賢之道實今天下有用之才也子莊如
遇其人通其技吾則俟子莊歸醉以酒觀空中之劍舞也
子莊豈有意哉

送周秋駕入南粵序

自變亂以來已驅天下操觚之士半入蓮花之幕矣內自
王公宰執外而連帥方伯遞而下之以迨州縣之佐莫不
有入幕之賓焉豈陳琳王粲之才履相錯徧於天下耶嗚
呼君子於此可以知世變矣乃吾於入幕之士取二人焉
一曰張杉南士一曰周玉輪秋駕皆越人也越人之入幕
者夥於天下而吾獨取二人者皆秉忠信不爲隱諛以欺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其志者也王文成公有言功利之毒淪浹心髓夫功必握
權非夫人所得爲也於是胥天下競起而馳逐幽隱以爭
取利以幕賓論爲窟於外隱屏揖史胥深與相結而揚揚
主人之前講德言義史胥入則相招以目相應以心相語
以耳相躡以足者比比也甚至外構患以遺內已陰攫金
錢以去使覩二子之風則亦可以少愧矣秋駕在鼎革時
年甚少焚棄筆硯思屠釣以自老家貧上有老父屠釣不
足以養於是復挾筆硯以奔走天下然抱其忠信不變故
無往而不得貧焉今自南粵歸營其尊大人斗垣先生葬
事葬已復入南粵方其未入南粵之時秋駕年已四十有

八矣喪妻無子無錢復娶其尊大人命之娶而無以應也
其姊歸因強之娶娶七月而秋駕入南粵秋駕之兄以婦
新娶而貧議養父不以相及婦謂秋駕曰伯氏以君貧不
責君養舅年且九十何能待君富乎遂以女紅備甘旨以
養不足盡往貸族昆弟李今芳蘭友蘭友亦貧士夙與秋
駕爲友七年之閒貸不能償復貸不厭迨秋駕歸而有子
已勝衣能就塾讀書矣然則天之報施善人固何如耶夫
人不能自砥其操見貪泉而欲挹指天道之難信幸人心
之可欺挾詐體佞思詣金穴臥而算其利以自肥徬徨中
道未至而擠溝壑者所在皆有何如秋駕之抱持忠信守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仁蹈義山與埴皆無所躓哉處今之世貴易履危富亦藏
禍與能富貴不如能安而秋駕之再入南粵也有賢婦攜
其子而董其教訓有良友持其戶而代之彌縫而秋駕帆
舟就道坦坦融融有高潔之懷無詭誕之行雖行萬里如
游曲房何安如之然則天之報施善人固何如耶

送李嵩臣序

凡天下之游者皆天下之貧者也天下亦有富而游者矣
大賈挾萬貨而操其奇贏足跡徧天下者有矣然情輪駟
僮以論物價之高下終身倚市門而不欲去不可謂之能
游也天下又有貴而游者矣達官持節分行天下乘傳以

出走千里不齋一糧然飾衣劍繞史胥登車倚舫帷板障
之而又簿書期會賓僚晉接雖跋涉云多閒有登山臨江
以飲酒賦詩者亦不得謂之善游也然則天下亦惟貧者
而後能游耳今之貧者類不能自齎金錢以游天下必交
天下富貴之人因以自濟又必落魄無一知我者舉足趨
趨不能自決乃始以其隙寄懷山水之閒不然則日曳裾
於貴顯之門已矣嗟乎自向禽既沒予老且病不能出而
游天下也天下終鮮善游者矣表弟李嵩臣奔走三楚百
粵之間幾二十年始歸歸而益困今復欲北游燕趙夫予
天下之終身不游者也安能語子以游之方乎且也人必
先自爲而後能爲人予食貧無術自給寧有餘術以給子
亦告之以忠信而已矣無所挾而前進非久要退恆酌損
披襟而氣不合歷竄而心歎悔忠信者無悔之道也况子
之質能爲忠信而不能爲欺謾捷給者哉抱子之忠信以
與燕趙擊筑悲歌之士游往而有所合也是子之道得也
抱子之忠信以與燕趙擊筑悲歌之士游往而無所合也
則雖獨行無偶亦必覽其山川按其阨塞察其風謠弔其
舊蹟內省忠信益固無歉因以旋歸是子之道雖失而亦
未始不爲得也予抑志久隱獨臥一廛之廬自二三知己
外咸畏予之貧鮮有至者舟已操而不前輪方動而輒返

予因笑人之愚使子往無所合困而歸則予且攜杖數與子談兼以予之安於搖落者散子之窮愁是子之道雖失而予之道未始不爲得也然則亦告之以忠信而已矣

送李懷帖序

營營者天下之同情也當此之時豪傑之士人自砥礪終其身褐衣蔬食伏處蓬戶巖穴之下而不得出名不得宣譽不敢取否則奔走風塵勞苦倦極而不欲返其故鄉非生於空桑也遑遑道路閉困阨矣憂愁俳側翱翔而不肯歸此其心皆有所睠顧殷勤之情久而鬱鬱怨積而憤生焉風之積也而後能負大翼水之積也而後能負大舟怨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之積也而後能因時感奮馳驚繩墨之外與世變化懷帖之怨計其積必有過人者懷帖之先乘朱輪者數世刺史剖符中丞執憲顯矣宜其子孫心有所繫而不能忘離故鄉土而去之莫辱於卑賤身與伍而不惡莫窘於饑寒而不辭莫疎於異鄉縣被髮狂走遷流轉望而情不自已也懷帖壯懷激烈而道尙委蛇不忤於物故涉亂世之末流而悔吝不及然懷帖以延攬爲志履湖渡錢唐而西北登皋亭天目諸山以望吳越一隅之地步履狹矣意者浮三江汎五湖漾舟瀟湘洞庭之波參差回眺衡嶷大庾蜿蜒峻絕之嶺而復返溯淮泗入河弭棹龍門王屋之閒而登

之彷彿乎終南太華恆岱之山周流於秦晉齊魯燕豫之國廣視逖聽庶幾有所遇乎昔穆王駕八駿之乘使造父御而嚮喬爲右以賓西王母相與觴於瑤池之上觀日之所入也而韋布之士羸糧躡屨以逐其後弗及矣徘徊洛伊延領幽阜安步以俟其轅之東也日月旣久亦將攜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矣何必不逢於豐鎬之閒行矣懷帖相期不忘淵深靜默吾之心也

三益堂社序

予之次女字玉壇壇曰學立於好之也篤藝精於有所與習此古之士羣萃而州處也市春者杵相應山曳木石者

謙齋文集

卷七

五

聲相應解之愚也銛斤齒以割木一立履其上坐股其下天下固無獨爲而成者矣琴之絃五瑟之絃二十有五大小緩急分治其能合效其用工獨處而無與攷古不適制之宜士獨學而無與揆今不協時之變壇將合鄉曲之彥十有餘人以爲三益堂之社矣願先生有以勗壇也予應之曰學之精在義文之給以辭義佩其實言擯其華厥惟艱哉雖然我年齒老矣我非其時我不能壇曰學之所通時不能格積昔成故抒故爲新先生非不能先生毋讓願終有以勗壇也予曰豈予與子而相爲辭讓哉我隱淪之人而子所操者乘時之術譬猶南游衡岳而子北適太

行推車往來相遇於中原瞬息之間車轂一相擊而相失已遠矣惡能告子其術哉壇曰壇與先生戚也相遇雖瞬息之間寧不停車一相勞苦觀其馬蹏膝屈而不能伸輪敝而轉不速而不甚以脫輪削之傳以鐵芻馬飽而更駕先生能忽然乎否哉曰嗟乎善哉子之言我固不能忘情於子者也古之學者以三十年爲期今之學者以三年爲期省矣古之學者三十年之遙書而諷誦夜而精思雖遇嶮阻無回撓退卻之心今之學者三年之近諷誦未深閒爲博奕精思不入勞以酒歌省之中又有省焉古之人似續之懷深於名譽以其聰明才辨佐以數千萬卷之書出奇應變而智日益今之人升沈之感溢乎文章以其聰明才辨佐以數百人之友左提右挈而情日移夫情之移者所以胥天下之人咸奔走於是者也上之所以求其下三年而試之度長較短徵煥綺於倉卒之文下之所以應其上三年而就試揚英吐華以映蔚其鹵莽之學於是天下之士咸以文章爲致身之術而邃密宏博之學隱矣然漢之黃霸以丞相長史拘繫入獄從獄中事夏侯勝受尙書而明之楊繼盛亦以別部屬吏事韓邦奇受律呂之學古人於服官之暇生死之際受業不懈如此蓋文章者所以應世也學問者所以自爲也工於應世拙於自爲不可

計度一歲之日以十之四精應世之文以十之六究自爲之學五帝三王以來治天下之具興亡之跡經術經濟之書無不燦然具備於天下彙載籍而博稽之衡之於心考信之於師友絜之古今之閒捐其小慧以折衷於聖人之道大閱月始稽其一十閱月而十其一矣閱歲始稽其三大稽其五十閱歲而十其三十其五矣學之所充其氣自倍思之所溢其識愈沈抒其溢思御以自倍之氣流激洄沿因以發其十年所積之學則自爲者未始不可以應世吾見其一出而奮起田閒而名公鉅卿之材無不蘊隆於伏處深思之日矣子以直諒多聞求子同學之士子同學之謙齋文集

卷七

美

士以直諒多聞應子之求必不以予言爲河漢顧士之窮達有命使十年二十年之後名公鉅卿之材接踵於鄉曲閒則諸君子積學之功豈不洋溢乎天下耶乃吾之所責則專在子矣專在子矣

馬郭掃墓序

祭不於野墓祭非古也自秦起寢殿於墓間而漢因之至明帝有上陵禮雖天子之儀與士庶人殊而後世寢以成俗咸祭於野蜀漢諸葛武侯卒所在百姓以時私祭之道陌上而唐開元閒遂以許民上墓傳詔天下編入五禮永爲令式惟禁食餘饌不得張樂蓋先王廟饗之典自唐以

後漸分而致隆陵墓亦以士庶人家固無廟感春雨霜露之濡裛哀華門而不知神靈所在徬徨恍惚無所索求使非上墓何以展其追思愛慕之誠此亦本之人情非故叛先王之制也古有見父書而不忍讀因父之所嗜而不忍食執遺器而垂涕終日者况於衣冠之藏毛髮齒骨之所畱乎予少時讀書深山夜半聞鬼鳴則詰朝必有葬者人情所趨鬼亦依墓孝子慈孫將祭致齊本無所見也亦無所聞而周旋帷幕之間猶必僂然如見愾如有聞寧可真相祖父之形魄入乎其中而漠然不一顧乎雖世遠骨無存者亦百世雲初過墟墓間始而愴懷旣而肅貌不能自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己者也吾族世祖自新昌避仇遷蕭山凡三世皆葬馬鄩其三世爲南京應天府教授府君至仲光已歷十有一世矣世久則易忘又渡義橋至馬鄩二十餘里山行不可以航而自邑至義橋江復三十里以其世久而道遠而且舟徒半也雖宗祠有約歲必至而至者卒鮮焉今吾族爾祥天衷于千天泓諸君子乃更爲約且議出金錢權子母置產以爲久遠之計前此諸君子爲元夕張燈之會秀華火樹光耀數室爲吾邑諸宗祠之甲至於今不替非以繁麗與一邑競美也以事生者之道事死者鬼神有知期相娛悅而已矣乃今復欲追養始遷之祖於墟墓間則又以事

近者事其遠與前世士大夫盡去其鄉以宦游所至爲家死則求賢者誌其墓而刻之石以鐵束之埋於壙前冀後世有犂其墓者遇誌石而讀之因止弗犂也然亦犂其封矣則何如歲寒食澆酒掛紙錢於先人之墓側使人終不敢有犂之者哉此諸君子所以復爲馬塋掃墓之約也顧予牛馬之齒老不能歲從諸君子以行因爲序其事且相勗以永遠弗替而已矣

王氏族譜序

古者有氏有姓有族所以析其所生而分天下之類也後世不明氏族之牒而因姓以合族甚有生平未謀面之人謙齋文集

卷七

五

邂逅相遇問姓知其人治杯酒交歡齒以兄弟其道廣矣一旦掉臂而去喜不慶憂不弔患不相恤也斯豈同宗之義哉以文武之胙三十有二國其後支庶屢析以王父之字及諡爲氏族者其數至多算不能盡以太原琅琊兩王之盛其仕而顯者履相錯於朝而終不可合爲一族古之人分以疏其蕃衍今之人合以明其光大也古之人知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之所不能周故其敦敘之法篤於其服今之人視在近如在遠而在遠則睦之所不及責故因飲食之禮糾以爲聲佛氏滅其姓而統於沙門今之士大夫因其姓而合爲一族其說皆非也自魏晉及唐士大夫

務以門第相矜高故後世之譜牒盡彙其姓之賢而顯者以爲祖考而以身附於其閒以郭崇韜之貴帥師伐蜀下馬哭汾陽王之墓天下遂傳以爲笑以狄青之在樞府得梁公之遺像及其告身因厚贈遣其人而終不敢附於其子若孫以圖繪鬼之賢而顯者以爲祖考且猶不可況於以貲財結人之仕而顯者敘以爲族耀其州里乎宋之蘇洵賢而多聞者也其自爲譜稱唐聖歷初蘇味道自鳳閣侍郎貶睢州刺史睢於是始有蘇氏而其高祖之上則皆闕嗚呼後之爲譜者其亦視此以爲法而已矣其可詳者詳之不可詳者盡闕焉不闕則誣君子所慎也邑之後街

謙齋文集

卷七

无

諸王氏脩其族譜問序於予予曰譜爲存者而非爲亡者而作也爲存者生日益繁今不能析其支分久且忘其世次遇諸途不識所謂懼如塗人而作非爲亡者昭穆一定不可紊者而作也爲所聞所傳聞之祖考恐忘其生爵死葬月日無以致其思慕潔享之誠而作非爲冥漠之中不可知之人而作也然則王氏亦詳其始遷者因以輯其後而已矣王氏之初有諱庶者以侍御史從宋高宗南遷遂家錢唐是時有兩王庶其一爲陝西節制使與曲端構難者其一此也是爲遷錢唐之始祖後六世有諱董者遷居蕭山是爲遷蕭山之始祖其家屢脩譜牒今其耳孫曰

華日初繼前人之志又脩焉而華初之祖諱模號近泉年九十餘身隱矣而以醫著囊固脩之矣而日初則子亡友張茂芳之女倩也夫山陰陸氏在宋時有農師佃務觀游皆賢者其子孫至今存屢有顯者而忠烈公夢龍崇禎間以參政分守固原引兵擊賊死於綏德城下賢而好學而其家不能識農師務觀之世次守其邱墓迺王氏則固微矣而能世脩譜牒不亂守其墓不使牛羊有上而侵之者由是觀之王氏之子孫其尙賢哉

邑南周氏譜序

或問於予曰天地有初乎曰不初何今有初也曰於何知謙齋文集

卷七

三

之曰於生人而知之天之始剖地之始闢其間年歲芒昧難明有人爾後昔能縱志舒節以曠觀其象者今可屈指握算以遠稽其時也曰人與物有初乎曰有天而後有地有天地而後有人與物人與物不生於天不生於地生於天與地氣之合也不始何續有初也曰天地生人與物生其一二類足相續已乎抑紛然生之夥耶曰人固其慮明性粹者耳動與植皆物也植之物挺然雜生不知紀極則動之物囂然雜生亦不知紀極觀於物可知人矣今天下之大東南域水西北阻山海波漫瀾山勢邃深蹤不可接舟車以通其爲區國洲嶼至多且廣種各異類咤雜糾錯

天之生人垓圯無涯固已夥矣然則今之天地何以不能生人曰有所因也無所因則天地生人有所因則人生人而天地不復生人嗚呼此氏姓之牒之不可不嚴致其辨者也古者天子之臣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氏諸侯之臣或以字與諡爲氏或以官與邑爲族若士庶之家則司商協其名姓不可改也不可亂也人既有姓矣而必復請族氏者何也周之初興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而文武之胙周公之允又三十餘國其後世子孫別而爲祖繼而爲宗如魯之展臧孟季鄭之豐游罕駟諸族其類旣繁不可勝辨使不自別爲氏何以能庇其宗夫族以自別而後世率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統於一也氏非其姓而後世因流爲姓也古之人世數易則示異今之人姓偶同而皆親古之人析以疏其蕃衍今之人彙以飾其寡陋也天之生人實夥其類旣殊不可使亂周之析姓雖衆其傳已久不能復同朝廷之上其數易盈盈則必紊州里之閒其勢易歉歉則必扶此後世有尊祖敬宗之思者敦族而譜之欲以相維也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不知所生何有於族譜可不作乎張氏之碑言張本張星柳氏之碣言柳本柳宿誕妄謬悠譜可不核其實乎楊氏出於周伯僑班氏出於鬪子文王氏出於太子晉蘇氏出於司寇忿生品庶之生莫不祖於華胄上古

單寒之戶無所生乎此子深有取於邑南周氏之譜者也前無所引旁無所援而獨自殿中丞造之大父始此固自鄞之竹林以遷於邑南濂溪者也後十二世而訓導服始爲譜井平有條秩然不亂魏文靖公固常稱之矣則以訓導之從弟墅者文靖夙所從游者也又九世爲九十五翁斗垣先生之少子玉輪與予善以譜示予而殿中丞之孫曰鉞朝議大夫處厚之少子仍畱竹林今其子孫世有顯者科甲聯翩焉然概不以入譜中而吾郡及邑諸周氏則舉非其族也夫前無所引不敢以疑者誣也旁無所援不欲以顯者耀也邑南周氏此譜善矣昔稱繁盛今少衰焉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天之生人無常盛於前者或衰於後豐於彼者或嗇於此後之君子脩德以俟天之命惡知衰者不復盛嗇者不更豐乎周氏之譜固善予既老不及見幽思如縷繚繞乎後之所續也

何氏通譜序

何靜子吾邑博洽之士也家多藏書徧搜史乘彙宗姓之賢爲一集題曰何氏通譜以示予而屬之序雲間大鴻先生過予而見之曰昔有閔姓遷人祖子騫者何敬容曰遙遙華胄今靜子萃其姓之賢於一冊不旣廣廣榮宗乎夫汝陰廬江剡鄆陽夏諸賢其氏族之紛不可合而爲一雖

旅揖無忌尚之輩於一堂而不能使相伯仲也則靜子之彙爲通譜者何說也時大鴻方省墓包山子曰子既考包山之墓定爲不刊之籍而譏人之彙爲通譜者乎大鴻曰如其祖則世隔久遠不妨崇其封於榛莽荒蔓之中非其人則雖代列華選亦不得蘊其美於譜冊乘簡之內不然以郭崇韜之貴下馬哭汾陽王之墓而且遺笑於天下也况乎靜子予曰起克準夔曾於廬江陽夏之故墟而欲沐其遺澤固知靜子有所不能也抑此非靜子之志昔韓愈之送何堪也稱其同姓爲近豈韓與何同姓爲近而何與何同姓反遠乎大鴻默不能答予又曰萬姓通譜姓撮賢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雋以成譜帙靜子特鈔掇繁廣耳此何足病鈔掇繁廣益徵靜子學之博也大鴻聞之發口欲語旣憮然曰予過矣雖子家杜陵隱士優游三徑之間光且灼於萬姓之譜何疑於綴何氏之三高蓋大鴻固夙稱杜陵生者也雖然古者賜姓命氏或由字謚而分或以官邑爲別皆於駁者析之不聞於寡者合之何也曰古之人質今之人侈以高辛氏族姓之繁以周得天下族姓之繁慮其淆則勢不得不析析之而後可以相庇相庇而後喜有慶喪有哀乏必賑患相恤也於此見敦睦之誼焉是以睂之蘇氏爲味道之後而蘇洵作譜上及高祖而止謂可相庇也而後世文成

弇州俱稱王覽之後其世既不可相次其人豈責其相庇故不合也在當時以富庇貧在後世以賢庇不肖乃予則因此有所感矣人患不能自立耳千百世之上有賢人焉聞其風無不嚮往慕其人思景其行過其舊所居覓遺跡而不可得則輿嗟憑弔焉况其宗人乃於越之人有恥其族姓之元惡而推之他族復有爭賢孝爲近族而訟者好善惡不肖於宗尤甚人患不能自立耳後之視今猶今視昔遂以此語靜子也

何靜子藏書目序

何靜子以所藏之書目示予古之君子安居寧靜以蓄其

謙齋文集

卷七

五

德則必博稽載籍靜子而有志於此也乃古之聚書則未有不毀者也以人閱書之時短而書閱人之時長故順而至於漸滅無遺也况予已在暮年而靜子亦將老可不同愛此秉燭之明哉然而聚此則甚難也非其時則不得聚非其資則不能聚非其學之近則不思聚非其性之所嗜則又不思強聚任昉家多異本書矣又爲武帝造文德殿藏書目二萬三千餘卷元帝釋平侯景遂收以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入而盡焚之隋亡魏徵收其遺籍載以入關凡八萬七千餘卷舟經砥柱沒於水者十之七八彼六朝天子皆好讀書聚典籍不克自保如此則張華徙宅之

三十乘柳氏鐵東華麗之三千本尙何足云明季之藏書天下凡幾家矣閩之曹氏旣燬於兵而虞山錢氏復不戒於火若吾郡祁氏藏書至二萬餘卷前予至東書堂親見之矣彼以線縛一匣爲一卷則白門黃氏之六萬卷不能踰此然几櫝整潔金題繡表若不可觸以手則未必解而讀也錢宗伯所聚則無不盡讀之矣亡友徐伯調嚮嘗往謁耳不能聽畫字於掌口輒成誦是錢氏能不負其所聚也推之閩海曹氏何獨不然而祁氏之書今亦零落且盡矣積書異於玩好謂可挹以自澤也飾爲莊麗都雅置櫝中不一開視則與寶甌彝姜鼎茲女觚鈿金之鐘者何異

謙齋文集

卷七

五

六禽四膳極三和九沸之變而不能強起爲食吾憂其病之入於內也雖然讀郁鄒食經精以置味朝夕頻醉於酒而不知爲傲醒酒鯖鮓之法則猶未能調易牙之味也是書非徒貴於讀之而已也乃吾邑之聚書則惟元成與靜子來氏之書吾不見其目觀其所編樵書博檢諳記功固勤矣然雜而寡要靜子除煩撮勝森列數千卷皆經史子集之純粹研瞻比之元成精簡不汎得其要矣然靜子數稱文獻通考爲淹博明雅是靜子猶有強力必將總核羣籍究其根株窟穴所存以經理天下之務則禮樂兵農其首也陳祥道之禮書陳暘之樂書防風茅氏之武備書雲

聞徐氏之農政書予嚮或倩人索得之而爲友人持之急未盡所讀靜子而檢其書目更備此書則予固僦屋而居幸猶近如同在春明坊中予且先投束脩之羊矣

地理指迷序

漢藝文志有陰陽五行諸說及堪輿金匱十四卷漢以前無論葬法者則所謂堪輿金匱書不傳不知何書也人之生也天生之其死也地藏之天以陰陽五行生人而人之貌言視聽心思皆五行之氣也視屬木言屬火木火爲陽聽屬金貌屬水金水爲陰心思屬土土爲二氣之和然則五行一陰陽而已而陰陽二氣時升降於天地之間天空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而地實天之氣下施地之氣上接而人麗乎地地以承天則葬必於地固也乃郭璞葬經曰葬者乘生氣也豈人已之死而化爲土而葬必乘生能肉白骨哉夫上不爲鳶鳥食則下爲螻蟻食羸葬反真以身親土此方外之士莊漆園楊王孫之流以此自厝其身可耳非所以厝父母之遺體也遙覽乎山川形勢之所回互詳察乎岡阜脈絡之所聚止避風泉蟲蟻而莫能相侵遠城郭溝渠而不能有害因程司馬諸公之說用以藏親遺體俾安固歷時久而後壞豈非人子之大願予嘗爲葬先人徧誦曾楊廖賴之言青囊天玉疑撼諸經矣以其所言求葬吾親而不得徘徊

山谿情不自遂縣棺下窆而已矣昔朱元晦自卜藏穴與門人裹糧六日而後能至夫必裹糧六日始至而葬則世之克葬者鮮矣天之生人也無盡則其利澤人也無盡山川不能自言子每疑以古法求葬於山川者之未盡也不然則利澤不關於葬而人爲之也乃明州人數爲子言幕講師在明州多點善地而華亭蔣大鴻則子之友也精於地理之言常著書辨論指天下之迷矣亦深以幕講師之言爲扼要而亟稱道之今其弟子孫世瞻既盡傳其師之學又能於天童禪室得幕講師之神樞經以証其師之說益堅今復著指迷一書多所辨析是必能昌大其師之傳

謙齋文集

卷七

七

矣天之生人以陰陽五行則人死而藏於地也酌陰陽五行而進退之宜也此世瞻所謂必口授非可書傳者也顧儒學有大於是者何必斷斷以是爲辨哉蓋大鴻隱者周流天下則其所論著地理辨正天元醒心諸篇皆大鴻之磨鏡具也聖賢進退其禍福無不上縣於天不敢自必而謂人之禍福無不操之於我蔡季通且以此獲譏於葉水心矣大鴻又豈其然若世瞻則修其具傍所駕而並驅者歟乃子雖確守一邱而無術自給馬瑤朱桃椎不爲兔置芒履何自養哉則甚矣子之拙也

史評蠡海者友人單隆周昌其所謬也以訓釋司馬氏之史記古之以史著者編年則左氏之傳春秋人自爲紀則司馬氏之述史記二者爛然皆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三代而後所序事理惟此爲烈尚矣左氏之文核而範婉而腴司馬氏之文質而肆奇而矯在古皆稱良史之才其爲書精醇宏麗磊落豪宕其餘澤沛然流乎藝林爲作者之淵藪非後世操觚之士所能及後世沐其澤循其矩味其豐贍以議其失謂左氏之失在夸誣而司馬氏之失在疏略嗚呼此昌其史評蠡海之所爲作者也乃予深究其故左氏以聖人之書爲經而攷列國之史以爲緯循聖人之

謙齋文集

卷七

三

緒因以不紕繆其功在述而司馬氏之紀傳書表其體盡摛左氏敘其所見所聞及所傳聞其時猶近而司馬氏之所網羅至三千載歷時則久且夫司馬氏自言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講業齊魯之間及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於是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論次七年當天漢之時則左氏傳之出固已久矣詩禮春秋皆先已出先師皆在建元之前觀藝文志當成哀之世劉更生父子所總羣書奏其略燦燦若此則太史所掌司馬氏所紬石室金匱之書其閒舊聞豈遂寥寥如今周秦之書而已乎而後之議者因衛世家敘武公

賂士以襲殺共伯餘於釐侯塚旁遂謂司馬氏不見詩及左氏傳因原屏之難所敘與左氏異辭遂謂屠岸賈及程嬰杵臼皆屬司馬氏輕信因以附會無是人也因呂覽論樂有三寸九分之文遂謂司馬氏算術生鍾律之法爲信淮南鴻烈而誤夫春秋之戰未有不以車者也周制用車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爲一隊以居後采芑之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朱熹以爲法當用衆三十萬城濮之役賦七百乘鞏之役賦八百乘杜預皆以此法算其人數及今觀左氏所敘惟魚麗之陳有承彌縫之伍而城濮之戰晉以中軍橫擊下軍夾擊楚師潰郟之戰楚疾進師車馳卒奔遂乘晉爲有徒其他戰鬪擐甲執殳徒聞止勒掉鞅之風而不見挾車之卒因疑所敘之不詳及後反覆斲左氏之書而見鄭伯寤生之禦北戎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而晉荀吳之敗無終狄魏舒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爲行五乘爲三伍然後知大司馬車戰之法至春秋中葉而遂變或無卒或有卒而卒皆不挾車是非好學深思心通其變何以洞悉古今因革之宜上下其議論乎甘之戰其所訓厲皆車牧之誓其所訓厲皆徒古之人所用以征討者豈一道哉嗚呼此昌其史評蠡海之所爲作者也昔之以訓解史記著稱天下者無慮數

十百家至凌稚隆氏而博引羣書其所包羅者始廣昔之以贊騰史記著稱天下者亦無慮數十百家至孫鑛氏而獨標要旨其所酌量者最精乃昌其生二氏之後顧見二氏之書其所以揚扃司馬氏之淑詭卓犖者其中奧旨微言明之而未盡明也其有斷章缺簡摭之而無所摭也於是發其數十年所蓄之學以相訓解贊騰焉因昔人之所廣而遂廣之博稽載籍雖下至稗官野乘無不薈叢以致其廣因昔人之所精而益精之雖或字同畫而音異章中斷而義通者攬其要不拘其跡無不櫜括以盡其精吾讀昌其之史評蠡海益嘆司馬氏之文淵深雄拔悲慨搖曳頃刻萬變而莫知端倪也昭昭乎如揭白日而行乎中天也浩浩乎如河流千里奔放而潮汐逆入以增其波瀾也如虬龍杳冥出沒於雲烟之中不可得而迫視也而昌其則所謂以土圭所致日因其正中測景之至以順定四時者也則所謂以筐甌逆河之湍悍以入貢二渠九河分以殺水勢故雖衝風橫波而掛帆無害者也則所謂以筆繪龍矯矯尺練之內雖挾雨未飛而攫雲遙布使章無定質者未始象無定觀者也

脩刻魏文靖公文集序

前此無論自明初起以至於今凡三百年吾邑賢士大夫

謙齋文集

卷七

四

代不乏人而其以德以年以位三者並隆兼茂而聲稱滿
盈天下者惟魏文靖公一人其他賢士大夫宦轍所至忠
廉勤惠非不聞於當時然沒則泯滅而不彰惟攷誌乘始
能知其姓氏而公則雖婦人女子無不知有公據其遺行
以頌其德自公卒後迄今二百餘年日益轉盛蓋公內懷
耿介而出之以忠信外和粹祇慎不爲峻絕之行而清嚴
不可犯貌弱不勝衣而耄期矍鑠如壯至其直已而行難
進易退之節見於史傳者天下無不望其風采公又興學
設教人感其化修陂瀦水邑被其澤故雖百世之下四海
之士望之如不可攀至其地覩廟貌而益恭聞其風而無
不私心嚮往也况予小子在桑梓之地沐浴其遺澤者哉
而公固嘗肆力於翰墨溢道德以爲文章抒性情而成歌
詠其磅礴於筆札之間者無不以清明澹雅之思發爲高
朗安舒之象而無曲隱之情斧藻之跡此洪尚書鐘所謂
有道之言也而公修德於已簡易可親天下之士以翰墨
晉接公之前者無論賢愚貴賤靡不揚其游波任人挹取
當時戶外之屨常滿夫愛其人猶及屋上之烏况其心思
乎哉而舊刻歷世久遠簡編朽蠹幸有存者而梓間剞劂
字畫差舛予小子恐先正文章從茲廢絕詳求初本參釋
校讐補綴闕失正其模字使已剞之編燦然如舊三百年

官非翰苑而以文諡者世無多人惟公與王文成公最著
今文成之集傳誦徧天下而公闕焉無聞斯固鄉土生其
後者之恥也公與文成德相若而功不及至齒則幾倍之
蓋文成臨事規撫兼用知計而公則湛靜端厚口不言人
過而人自化其德此仁者之所以壽與其他大臣不及公
齒者甚衆然其他大臣皆翱翔黼黻之間日月既久而後
能以傑出之姿卓犖之行垂大名於天下而公未嘗立於
朝徒以盛德凝重天下望而知其不可躋聞而信其有不
可虧之節則公之在當日不必有蓋世之績而天下咸知
其行可爲坊表者此公之文章不必有御華之巧而天下
謙齋文集

卷七

聖

咸知實之可以不刊者也公其推誠以立辭者哉

忠義錄序

予讀徐涵之所作忠義錄自明未亡以迄於今三十餘年
一何忠義之士慷慨赴死者之多也夫人臣心所爲者其
君耳至於君已久亡國已久破而又刃矢盈前斧鋸在側
以身嬰患斷不復續然而忠義之士奮臂以興突前不顧
前死者尸未收後起者氣益厲前歷未腐後不震怖陰謀
剖符張旗轉戰若是者歷數十年不少變彼固義有所不
服而此則心有所甚繫也則三百年深仁厚澤所維結者
固也在崇禎末予以戶役倩人侍先伯父側當是時畝所

費不過白金二錢七分耳而膺役者既染指無溢求予因嘆朝廷之仁先伯父曰嗟爾生晚不及見神宗皇帝之初矣我之少時當條鞭法定未久情人代攬追呼畝與白金四分耳他無所與也雖彼亡國間有稅政仁膏下流深渥何如哉嗚呼三代不可及已予讀史記前後兩漢書及三國志其中慕義之士以歿爲夷持刃搥胸不顧者惟刺客感乎知已掾史死其郡守其他則報仇之士及借人以報者耳其事非不甚難而特其平日之所與游以恩深相結之人之猶未彪炳俊偉也是足惜也至若以一身殉國如龔勝之不食而卒諸葛瞻張悌之力戰以死者槩不多見

謙齋文集

卷七

聖

自晉以降漸有而希至宋而盛至明而奇節卓犖之士以身赴難照耀前後史冊間一在靖難之時一在甲申以後遭世之阨屈而不伸蘊火於鼎而羸之其光外鑠久且焚羸不可泯也則以讓宗皇帝之仁賢毅宗皇帝之英烈以身死社稷奮迅悲壯無濡忍之懷有以激天下悲歌疎節之士走死地而終不一反顧者也雖然亦以宋儒者有所議論編纂於前是是非非深切較著繩天下滔淫詭詭之行飭其自私之心而納之軌自是之後雖匹夫之微無不折衷大道欲死天子而涵之生平精於濂洛關閩之學以道自範故其手錄是書純密完粹夫亦本其素志云爾嗚

呼悲哉盛矣

太上感應篇參註序

予每見佛氏之書以口勝人雄辨無窮而握其樞機因爲
曼衍前說未竟後議復開入其中者無不迷而自失也而
智者又自以爲得予所見者十餘種而便利瓌璋深閎而
可誦者莫善於楞嚴維摩詰二書至其要而不煩則純淑
皆萃於金剛一經欲學佛氏者誦金剛之經已得其大略
已至於道氏之書劉歆謂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世
不盡傳所見者道德南華沖虛文始諸經以至文筦鶡冠
諸子而已與神仙家異流至寇謙之獻圖籙於魏太武自
謙齋文集

卷七

四

言遇老子降有所授術始合而爲一而雲中音誦服氣導
引與夫符籙攝召烹鍊禁咒諸技皆由此興日以轉盛而
老子遂爲神仙之祖夫致虛極守靜篤以及載營魂抱一
之意味其旨真久視之法其辭古奧而參同契又秘而不
欲宣故後世之言長生之訣者遂不及佛氏之書深遠恣
縱誦之洋洋纒纒爲可喜也乃今又讀周秋駕手所註太
上感應篇雖道教中之書其所以導人遷善改過者皆切
於日用與彼佛氏之泔洋變幻者有異夫無所感應而自
爲善不爲惡者天下之賢聖人也畏三台北斗之錄人罪
過而後勉爲善不敢爲惡者天下之庸衆流也賢聖之階

得入者寡庸衆之廓所羅者寬非聖賢峻其階不以接人而末世之邪侈矜侈日滅夫義而不克自拔也然則畏三台北斗之錄人罪過而後勉爲善不敢爲惡者拔乎末俗而納陛以登賢聖之域之安途也則感應篇之有功斯世爲何如哉商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言簡而要感應篇曰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言詳而盡夫詳而盡者所以佐簡而要者之所不及也秋駕知高者不能有言遂因篇中所載敷其大義剖晰明著上以砥礪世之自脩之士而下以訓誡流俗所以利天下也夫

謙齋文集

卷七

聖

亦思以利天下者自利其身乎雖然秋駕儒者漢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秋駕豈以利而手註其書也哉

謙齋文集卷之七終

謙齋遺集卷之八目錄

寄毛大可書

寄大可書

與大可

與大可

又寄大可

與大可

五月八日寄大可

寄大可

又寄大可

謙齋文集

目錄卷八

寄大可

與大鴻

答姪子聞書

答王草堂書

與金侃

答任千之書

答印在大師書

與印在大師書

簡大鴻

與蔣馭閱書

蔣大鴻七十壽序

贈單昌其四十序

周斗垣先生八十壽序

祁奕喜婦朱孺人五秩壽序

族弟申颺婦五秩壽序

趙母丁太孺人八秩徵詩引

祭李舅母朱太孺人文

祭蔣大鴻文

祭姜桐音文

謙齋文集

目錄卷八

祭李舅母朱太孺人文

祭蔣大鴻文

祭姜桐音文

趙母丁太孺人八秩徵詩引

族弟申颺婦五秩壽序

祁奕喜婦朱孺人五秩壽序

贈單昌其四十序

周斗垣先生八十壽序

謙齋遺集卷之八

蕭山蔡仲光大敬撰

族裔

震甲雲士編纂

應鳳小汀校刊

寄毛大可書

前數有書致足下其中所言大抵皆語足下歸耳足下方始以博學鴻儒致身檢討猶未及半載也而仲光有書勸其歸非故爲此潛伏巖穴之言以自行其志而誑足下又恐足下自喜其身立清要而疑人有同心陰相汲引則更深誣人也讀書而居翰苑亦進取者之恆心然足下年已五十有七矣雖此時精力猶健而時至則衰亦俯仰間謙齋文集

卷八

耳固知足下深明此意故近日在京師還欲謝絕酬應不赴燕游以畱此身作歸計然彼既人人口誦足下之詩亦何能掉臂而不相顧第恐遲畱之間漸與彼習或終不能自拔故復言之激切使足下時以此自儆耳夫神龍之所以躡絕乎鱗介之屬以其上下風雲之中靈怪百出因雲霧以迷其變化其章體非人之所得而覲也使其可覲則人將審其頭角鱗甲以漸察其性情而習其嗜好以飲食之久且與修蛇蜥蜴同可取而畜之籠中矣高唐神女之見夢於楚襄王也王固少年神又妙女惟其於恍惚之中揄袂一至雖有瓊姿之可悅步雲翔而不復繼故襄王情

若不足思每靡既若使當時晡夕之後頻來入夢雖其柔
情逸態顧而難忘亦且數見則疑轉以成畏必將延宋無
忌羨門子高之屬以符水驅除恐後矣尚何假宋玉爲賦
以致其愛慕之私哉久狎不鮮雖神女且然已數歲前與
茂倫相見因同徵之論及天下隱士彼言大江以北則有
山右之傅青主山陝中之李天生因篤其後二君皆以博
學鴻儒徵至京師傅稱腳攣坐一大筐中令其子若孫昇
之以至雖在京師數月終不出筐復昇之以去李則以親
老作書投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求其代爲題請以歸養不
可旣就試且授翰林檢討矣猶乞終養章數上不止遂以
謙齋文集

卷八

二

歸故徵之在邑數與仲光言稱茂倫爲知人蓋傳君之稱
腳攣李君之乞終養與吾浙應君撝謙之以羸疾臥而不
起也譬之車駕馬以行其軌無不一也齊辭方以經教授
喜屬文及安車徵之則因使者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廣武周黨屬徵始至伏而不謁范升奏以毀之南陽樊英
旣徵辭疾強輿入殿猶不肯屈張楷譏之而踰廡郭欽杜
陵蔣詡皆臥不出戶卒於家故三君之旣徵而不屈不如
郭蔣之肥遯而不返也彼強之至者一則詆其有驕悍之
情一則責其無匡救之術其不至者猶必爲遜言以自免
此則直情而愈安也管幼安年踰八十以貧自守阜帽布

襦畢志山藪而使之宛轉委曲稱草莽之臣以辭魏明帝
安車茵蓐之徵則華子魚陳長文輩稱其賢遜位以讓之
者非也鄙意慮患乃在機未萌之先而與足下相知又超
乎形跡之外故爲此論以曉左右惟俯聽而深察之由前
之論則知所以自處矣由後之論則知所以處人矣慎無
多言惟以自識視此既畢旋亦滅之食於十餐而五餐先
饋不如野老與之爭席也

雲上附註鈕玉樵賦賸傳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
甫元宴之盛各秉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
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主
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
門外稱疾荒寺入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
履滿其門堅臥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

謙齋文集

卷八

三

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拓落
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詢旋生多不能久於其
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
不嘆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寄大可書

今姪遐生及任千老歸里兩接手書皆言鳩工剗劂拙集
爲足下事終當了此一願曲盡朋友之誼在足下則然矣
然非仲光意也身旣爲隱而心所奔走以邀人之爲己爲
之者皆聲名章徹之事旣傷人之財又自反其行出固難
以語人居復易於自媿不可爲也前書所云詩文之傳不
因剗劂者非故爲此術以釣足下使不得不任其事則以
仲光之稟性甚異於人實亦心他有所冀也前有人自京

師來云足下每對之言稍有餘資便當爲大敬刻集仲光聞之心佩其德而情不甚喜自以天之賦性最傲不欲因人因人而使之費其資財有損於人而人非我不如返而嚴督其子學緒幽眇其端難尋因嬉而荒驚不可策子亦何足恃也僦屋以居身鄰馬肆見馬一產子旣產而頻舐其毛愛之至也情不自覺而日深况在暮年雖曲木不可施以繩不中采楹之用然此年短而彼年長私心繾綣未免於彼有厚冀焉第恐傷足下之意故隱而不欲宣耳乃足下旣深自較讐刻以傳其集仲光儻復因產子有所編纂庶亦不至湮滅雖然素車白馬之後游魂縹緲於無何有之鄉不能知也斯時而藉倜儻非常之士臨曲江而憑弔以自愉快何如生前與二三知己握手爲歡六博投壺以盡此桑榆之樂况冀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以此爲謀不亦計之失乎然而區區之懷終必如是而後已者非欲絕人自遂其護前傲僻之性以爲高亦足見其所守之固不至因人游移也惟足下知其錮疾憐其老不以爲忤使得交暢其情耳且夫仲光固東越小海之間一鄙人也非如金張累世紆青控紫乘朱輪以馳驅於孔道也不過終窶之子巖處之人悲命之薄意圖自全旣習爲隱不欲終變慮歲月之悠長引典墳以自業旣無得於孔顏之道

亦不敢爲激詭之行賃春磨鏡羨其事而力有未能屬書
離辭肆於中而用以自息此如蓼蟲齧辛蠹魚食字不知
其辛而甘之又何能三食神仙字以自化也而易齋相公
過聽足下之言親書名字於柱對閒又復賜以所刻之集
闕深光大動輒中炬譬之於樂如鐘鏗竹濫無非黃鍾大
呂之音陽宣而陰不滯聆其和聲真足贊治而仲光則如
爰居海鳥暫寓魯東門一聞鐘鼓之響是駭是懼何由得
攬其要乎乃足下謂仲光宜一致書先生以稱其書柱寄
書之意則仲光以爲不可夫巢由于州支伯得安以肆其
志於箕潁河渚之間者禹皋稷契之力居多而巢由于州

謙齋文集

卷八

五

支伯終不致書於禹皋稷契者義不敢也仲光一介之士
猥蒙先生書柱以備遺忘惟恐此身隕越遺先生之羞則
今之不致書於先生而能追蹤賣卜采藥之儔跡不可覓
形不可圖乃所以深致書於先生也如君已畜數載而不
受孕婦固有宜子不宜子者願博求之宜子者不必色可
悅慧可娛也使足下有嗣子仲光教兒有成兩人之願畢
矣七十之年今始覺衰雖手不扶杖而甚矣其憊春來尤
飢始不可支強作此書寫楮未竟忽聞嘩嘩北鄉之雁雙
飛入雲遣人以好音而不見其跡然後知此子爲善隱也

與大可

春氣震發草木從時梅柳桃李之屬莫不挺榮吐秀隨風
暢遂且近山者覘山近水者覘水海不揚波而知水之平
於是會稽之士老者少者貴者賤者富者貧者無不達權
善變人抒其才各有騁騏驥之逸足揚鞭千里之思而吾
族之德輝又其一也德輝者族舍弟紹玉之子而徽之涵
之甥也其人器量凝重嚴於自守遂爾因事淬勵冀以
成其凌雲之舉惟足下爲之提攜左右相與翼贊有成則
感明德不淺矣若仲光則猶然五岳之志不欣不戚而無
如婚娶之事伊始難竟又四壁盡古許袁彥道之儔臬盧
六博脫帽叫呼勝喜敗詬聲不絕於耳中懷煩惡不知數
謙齋文集

卷八

六

千里外者何法以處此也

與大可

未一月也及此凡三致書於足下焉前二書人所浼茲則
心忼忼獨有所欲陳者爲來相立公也立公年少於子長
而貧更甚然其父爲來我平則仲光六十年幼所交之友
今貧病已甚兩目盡盲張無所見不能用佗術覓食且又
足下數十年之老友也昔固周流天下佐幕有年今則已
老爲廢人矣念此老廢之人不得不寄情於其年少之子
冀以覓食子長讀書能詩所求於足下者游揚薦引使得
一賢主人迎以入幕則彼自能以詩爲贄納交毋煩人過

計也若立公則因貧廢學不敢入幕以游惟側身掾吏之間提刀筆以事人習久而精庶得升斗之米頻以遺父母俾父母不以憂饑寒亂心朝夕從容扶杖以終其天年之老私心所祈止在於此要爲可悲也會稽人以文無害起家者徧天下京師所聚尤夥足下向因鄉里不以爲瀆概與下交必能周知此中曲折費之多少然立公實不持一錢雖卒史何由可易得否則名不內入給簿書之役於外以勤佐費徐久而參其閒庶或可乎彼固以足下與千老爲依歸願與千子畫其可者千之立省陞之間侃侃直言此其易者幸卒成之役雖賤幸念老友置之得所

謙齋文集

卷八

七

又寄大可

一暉至得手教因作書附寒族人北寄其人未去復止遂返前書繼又獨晤一暉備詢足下近狀彼云大可叔在京頗閒而能重自矜持不妄拜一客但囊空恐無以自給耳仲光聞其言甚喜足下之能如是也因芻米僕任往來酬應之資以號呼於人雖退之不免而足下重自矜持不妄交一人則足下賢也若所云仇怨譏訕將成門戶則足下名已盛矣固當守以謙抑怨雖叢乎亦當化以淡忘夫謙抑淡忘所以散天下之仇怨譏訕而亦自平其心無疾之道也門戶之鍵閉雖固以謙抑淡忘爲鑰有不洞開者乎

近聞欲遷寓於晨發之族子家晨發云此人頗磊落好結交而往來之人甚雜且家亦窘是宜先酌毋遷而復有不可足下在仕宦之途凡文章議論書札皆宜審謹過於平日毋使仇怨譏訕之人得執片語以爲釁端古人處艱難之會而終始得以安全無恙者惟其自返無一釁之可乘而已矣諸不盡言應皆畱意且并前書盡致足下

與大可

仲光年齒日益衰耗所謂絳縣老人四百有四十五甲子行年歷已徧無復曩時銳逸之致今則罷憊殊甚雖獻歲張祖父遺象燒燭焚蘭對之悲辛嗚咽然已不能僕僕頻

謙齋文集

卷八

八

拜起惟稽首而已則仲光精力固倦極神氣疑且盡也至於人有一善則津津樂道不忘猶昔之日來子厚非來氏之族澤一死者而生者無不懷惠仲光若與有榮焉以足下茲事之盡美善而仲光與足下則相知爲最深也處貧之法靜易而動難靜能寡營而動則多費子厚之在京師則無錢可費而足下盡爲之費楊子長雖靜處其家而無法措錢以費其欲北游友人祖道且半歲而亟行亟止今始就道郵寄諸書數奪回更寫以授然固無錢可辦也不過附舟至淮向其婦家索錢以爲張帆北進之資而已且子長自言固有必不可靜處其家者此情固已悲已昔爲

門下士足下咨嗟獎拔無俟鄙言而子長必欲仲光發一
紙之書以達左右者以竇長君與季布交相善而曹邱生
之游揚仰慕季布固竇長君季將軍所共知者也雖然吾
邑之欲北游者豈止一楊子長而已哉來我平之兒固將
負囊擔簦以至矣而七十七歲老人涵之先生亦扶杖來
矣京師多金錢探之不可盡吾安得九州之被徧覆天下
之寒士也而况又有不寒者欲入其中耶是可慨也

五月八日寄大可書

周氏所寄書雖浮沈今正月閒從足下家報中附至者想
已收覽久矣仲光年愈老體之衰也愈甚眼愈昏耳愈聾
謙齋文集

卷八

九

閒嘗嘿坐不復深思冀延其年以長二子不敢自必也然
二月閒夢吞一虎哽噎以下則齒雖憊甚志尚有餘非志
之有餘亦微氣足內充可以自強不卽萎也則雖老亦未
必卽死尚可畱此身於委巷間以俟足下歸時得一相見
未可知也仲光雖已衰老不復讀書而居常靜思仙佛之
道皆攬得其要雖頻游乎其境而終不溺其說大鴻以錢
六十千質半野堂後截作宅結仙壇於中邀來元成及仲
光往證其學元成往而仲光終不往且作書闡明其法而
深議其怪而不可從大鴻見之未免愠絕然仲光不顧也
仲光平生以拙自守一無所能而惟安於造物所賦之命

故身無所營心無所企以此自全因以自逸客有以詩文不刻無以傳後爲仲光慮者仲光曰傳焉有命不必強也劖劖昉於馮瀛王唐氏未有李杜之詩韓柳之文非因劖劖以傳也又况上而左史董賈枚乘蘇李羣公之巨麗手筆乎今雖人盡劖劖而未必人盡傳古雖未有劖劖而古之詩文且至今數百千年傳誦天下也是傳不傳不因劖劖可知矣仲光知詩文不工不合於道今老矣不復能強力以此自慙耳無錢購工劖劖非所慮也客又謂子今二子衣食漸廣讀書婚冠爲費日繁及今不慮行且顛沛者仲光曰顛沛有命不可辭也且客知仲光不爲崎嶇可疑

謙齋文集

卷八

十

之行則所謂顛沛者不過餓死耳以周條侯之貴而餓死鄧銅山之富而餓死萬寶常之妙達音律可以游食公卿間而竟餓死相在餓死法中無可逃也豈必黔婁榮叟張仲蔚之流而後惶惶以此爲憂哉况仲光猶有薄田一十九畝收其禾黍足供朝夕饘粥不必餓死也心所惻者二弟夫婦盡亡下及諸姪姪婦十餘棺暴在衢路之側不能葬而諸孤蠢絕幾同不辨菽麥之兒且皆貧無立錫之地則是終無葬期也又荆妻舊歲抱疴幾危顧仲光而嘆曰君前賣田葬族人之無後者君今棲人之屋我死置棺何所言之悽然不覺泣下仲光用此鬱鬱不能自遣旣復委

之於命曰雖填溝壑亦有命不可預爲謀不可強爲計也
此中浩然終不帶芥然猶數千里爲足下言之者非故示
貧有所要約也願借仲光老而無用之時以况足下力足
馳驅之日毋恆歌以損德毋精思以耗神毋亟造請以啟
侮毋勤晉接以招尤毋過爲人經營而身撓其禍毋力爲
此防患以觸彼之怒毋聽游談泄而頻易其謀毋畏強禦
懾而自改其操瑜易指瑕名因召毀願以仲光今日之不
足思爲足下異日之有餘此皆骨肉肺腑之言願詳思細
察因卽以此爲轉眼桑榆之計雖在遠方縣度異於臨事
未必悉中足下之隱亦願足下以此自籌因而加勉庶異
謙齋文集

卷八

十一

日飄然拂衣歸里仲光得扶杖同君嬉遊林下以終老也
石舟舍弟遠遊三十四載今春始歸空囊無錢更求館穀
之地我平館於山陰二載詩老而始工然兩目竟不能見
一物今春同仲光行以頭觸白壁欲入則明年雖有館不
能往矣文叔大抵從其舊主人到江寧耳憫其老更出游
彼且以此爲幸貧儒老愈可憐類皆如此紫佩以婦病久
歸雖貧居然詩益進畫精絕石舟輩知足下應酬之繁苦
於脩答故有札皆入仲光簡中以行今彙以奉上其他富
人則愈老愈貪愈吝愈巧貪以縱其欲吝以守其財巧以
飾其詐彼且以爲明智絕人不能窺也筆之楮末以發一

笑

寄大可書

仲光已老矣耳必重詢而後聞目必審視而後見少年日相接於前日不能知而相誰何也近且善忘朝藏其鑰又捫管而不知藏鑰之所腳慳易慄如心有懼頃與人約同遊越崢以觀日之夜出於海也至江橋不能登足戰而返則仲光之年衰且憊固已甚矣舊有足下手書中有長安雜詩一帙屢欲寫繫北雁稱其工妙而握筆輒忘近又連接手教獲觀史館中所作諸傳磊落豪邁之中而構造嚴密愈見筆舌精麗雖承諭不敢輕以示人然長安雜詩在

謙齋文集

卷八

十二

吾邑觀寫殆遍三月閒又以轉付大鴻傳入郡城去矣而作書與足下時曾不一及致使足下反復相詢疑有遺落亦足徵仲光之齒日益而知慮日以衰也而且上有身所奉八旬之老母下有手所攜之幼兒上懼齒衰而無以養下懼齒衰而不知所長也而足下乃爲致書郡邑之長盛有所揚詡以爲實乎則朝廷無此例亦非衰年所克堪以爲名乎則仲光非惟不願膺其實并不欲受其名也何則自以矯性異於人而又朝夕習於懶故性不可有所拂實亦自安於愚也性不拂則無疾安於愚則逸乃足下與仲光最稱相知而不知仲光之心務相揚詡拂其性使之不

得自逸豈仲光之所望於足下者哉又况益都相公以當世之賢執天下之權衡而一爲稱道乎仲光輩不自知何以得此於益都相公思其故而不知所由蓋足下固篤信佛氏之言者也在佛氏之經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廣爲說法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彼問疾而諸菩薩優波離阿難舍利弗之流以二大士共談必揚妙義咸欲隨從往觀初疑一室旣空從何得坐而維摩詰卽現大神通力忽來三萬二千師子之座室不爲隘繼疑日時欲至復於何食而維摩詰又現大神通力化施衆香鉢盛滿之飯人得不饑乃仲光之心則以爲文殊師利阿難舍利弗之流皆

謙齋文集

卷八

十三

已成佛且爲釋迦之大弟子固亦何藉於斯而况釋迦當日入舍衛大城持鉢乞食豈必香鉢所盛香氣普熏毗耶離城之後而後得飽洗足而坐又豈必弟子高廣嚴飾之座而後得安哉而在維摩詰其道旣已純淑正信辨才無礙又何必爲此狡獪之技遊戲以炫其能棄其所樂之大乘而顧自小之耶仲光齒雖衰而志若此至其說之怪誕固所不論也願足下無復以此爲念若夫益都相公之於仲光輩素無生平半面之交一旦攀轅滿祓長其聲價伯樂知己之感固何敢忘然仲光乃麋鹿也非騏驥也裴裒山林溪澗之側其不堪因楸節鞭策以自奮勵馳驟於莊

馘固已審矣况乎齒長而衰日侍老母倚杖逍遙而懼不得所養何敢志其他耶幸爲仲光道知己之誼兼致樛散無用之意惟相公有以全之置之天壤之間使之上以終老母之天下亦得以徜徉自肆以無恐因以彰朝廷之大仲光幸甚昔种放之母恚曰教汝無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使不得安處今幸其事得已不然不聚徒講學而爲人知老母將以恚仲光者恚足下矣

又寄大可

前所藏郭恕先之畫能畫之士辨之者多矣或以爲真或以爲高手臨摹願因足下之重爲我賣之如以爲贗無售

謙齋文集

卷八

十四

者則仍付常伯持歸慎無言仲光賣畫也足下內君仲春之初遣价邀仲光語欲倩仲光作書勸足下多構畜妾以圖允孕因爲誓言其情甚摯似有所悔使已誕兒付之必善字不相負此如止甲輪臺之詔雖徙義不早亦足下所宜知也常伯誤中副車同邇可以選造北游仲光之女倩也女雖亡視如女存且又枚臣之冢嗣也惟足下教之翼之兼輔其不足亦以足下待猶子之誼必宜然矣

寄大可

足下尊闔已入都門矣北來人傳足下怫鬱特甚仲光以爲不然而人固有家於大行者移繩牀於九坂中夜曳足皆

竄熾也而世路竄熾有甚於此者足下以京圻九軌爲安
而久臥其側何虞乎粉函眉嫵之閒昔王茂宏桓宣武亦
皆遭此於此見天下之才無不迎刃盡解耳王以清令弟
以甯入都知有道素識元禮欲介數字以一登龍門其人
雅合能詩固非有求於足下也願於流水接軫之餘一加
顧盼翦拂聆其微言未必不成傾蓋也

與大鴻

紫佩授經於杭杭有好事之友愛其詩爲刻集者仲光與
大可嚮已敘之矣彼必欲得大鴻先生一言以爲重馬齧
草飲水翹蹶仰臥自肆之時畏羈勒而遠之怯奔騰猶未
謙齋文集 卷八 十五

荅姪子聞書

常伯南歸得手書以移風易俗屬之衰朽然仲光年已七
十有三矣寄一塵以居不與世接何關風俗事乎惟老姪
久游燕趙閒近且擁皋比司教京師以敦厚祇慎之德自
礪礪人則移易之機或肇於此未可必也麋歲解其角故
氣彌剛蛇時脫其皮故體彌潤人無角皮可解脫也內革
其心而已革其機變不肖之心而守之以敦厚正大祇慎

溫恭之德雖鬼神見且欽之而况於人乎凡此皆仲光所終身學而未能也以老姪遭時不偶令嗣夭亡淹滯遠道無以相益故告語如此言非市美幸不我忽

荅王草堂書

吾兄爲敝邑百歲陳老人作乞贈啟使之宿一年半年之餘糧足以娛其夫婦之老甚盛事也然其諸孫所交游無天下知名之士不過委巷瑣尾之子而敝邑之人天賦以吝鏤骨刻髓不可破除故敝邑上自公卿大夫砥節自好之士下逮市井仰機利覓食之徒莫不寶敝帚之于金惜竿器之半菽此皆天性高朗深知金錢難得故也仲光窮謙齋文集 卷八 六

子入人之門示影卽走恐其見猜何敢爲此求人以贍人迂闊之事使人疑爲他日自求張本乎非不愛老人憐其無食然求人作惠則勢有不可非惟不可實亦無益也吾兄計之衡之使乞十而得五則亟爲之乞十而得三焉猶可爲也使乞十而不得一仲光甚悲此老人且爲諸孫羞也吾兄計之衡之

與金侃

知姪孫紫佩之才而惜其與世鑿枘難合欲爲之而路無由乃今與足下交延之於家以授其子經紫佩自館中歸數言足下之才暨其品行紫佩非妄言者且其愛友人之

深謀及友人季弟婚娶之事而與其昆締交結殷勤之日尚淺是足下真能行古人之道誼何高情何厚也而又遺仲光以選刻仲光年齒衰老扶杖裘裏里門不渡江者久矣披覽之餘恍若覩吳山之翠冶焉掉湖水之淪漣以游焉扶杖之人目眇不敞而忽深人以湖山秀湛之思者以尊選純正明潔引人無際也獨居寂寥與古人接今鮮借焉藉以娛慰敢不稱謝不宣

荅任千之書

去秋接手教時方居家母之喪瞿瞿皇皇心悲形急雖年已七十餘敢藉古人惟衰麻在身之言因以自肆哉至於

謙齋文集

卷八

十七

朋友筆札概不敢荅置之懷袖笥匣之間殷勤緘固勿誦勿滅而已况斯時足下方典試武昌閉車自檢何能於中途達寸楮耶則所緘之懷笥者愈固勿洩豈有忘乎今則踰小祥者又數閱月矣雖儼在三年憂服之中時易而慨然廓然或冀因友朋筆札減其哀思遂開緘誦足下所寄之牘願有荅也仲光年固老矣邑中舊友不及四五人隱仕各半非異所趨期不相負也期不相負隱無媿於其隱所守汲黯朱雲側階簪筆不以逆鱗而易其心故餐霞之士務絕人以自高而執簡之臣欲因時以畫策二者如驅

車南北異轅執鞭臨馬愈驅愈遠其道何由合哉所恃此
中自問之心形影不相慚忤耳今且聞諸道路足下直言
滿廷陞矣此非隱者所能知昔鄒浩以諫立劉后事天下
慕之傳其名字爭光日月而陽翟田晝迎謂曰願志完無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不止於此然後知古人相勗以德
其學日進無已也夫士君子一身在京師固萃京師羣倚
賴者也况同壤土居之士乎來我平名不在隱仕之間然
與仲光爲垂髫之友而又丁大聲之姬也貧老目盲以杖
叩地以手捫壁而無術自養故遣其子栗公入都覓食前
已爲致書大可兼以相懇今又扶杖頻至寒舍屬仲光致
謙齋文集

卷八

十六

意足下以邀足下之一顧而不敢必也栗公久衣食大可
我平聞之每爲淚下非不懷德而非自立之道故懇足下
與大可爲覓一定足自立之地可以得食者雖栗公長厚
非京師明練之才然古人用人盲者司聲聾者司火無不
得其用而韓滉之在鎮海故人子但能終日危坐不左右
視而亦獲所用况乎栗公以足下與大可提攜左右相粟
公之才酌宜而處有才無才何患不得其用哉田晝與鄒
浩相勗以德仲光與足下相勉以情情之深德之邵也願
因大聲之姬轉目視之

荅印在大師書

仲光白印在大師足下與大師定交始耳杜陵蔣生令子
至自永示以手書以縑綵難盡之懷遙相引重何可當也
夫長貧者士之常也久困者士之變也定交於長貧之日
履其常定交於久困之日履其變而舉世皆困則夙昔所
謂變者乃其常而今之所謂變更在阨禍觸志遠行所不
顧矣乃阨禍亦以輕重爲常變則以心懷怨毒隱忍不敢
廢者爲履其常徘徊刀鋸斧鑕之間爲履其變然天下有
以布衣貧賤之身日游刀鋸斧鑕之旁幸而得脫者其不
得脫乃在不忍指言之人賢者深思又以身親刀鋸斧鑕
爲履其常而以刀鋸斧鑕逆以施所不忍指言之人爲履
謙齋文集

卷八

七九

其變而大師獨行徬徨路臨其竄風雨晝冥山川崩墜迴
瞻前日盡瘁厥躬五十之年已盈其二身非金石何以堪
此此固大師每爲知交言之撫膺欲絕者也雖然變故者
時之遭也怨毒者中心私藏勢位所不能禁者也衣履者
外之飾也與世齟齬不合老而負戴道路有餘力者父母
之遺惠也元曠之情一往不復返者天之所畀也大師遭
時多故逖逃繩墨之外以沒餘齒以緇衣瓢笠外爲飾而
以離騷九辨之辭內以舒其鬱陶以大山小海深林高刹
草木蟲鳥風雨雲霞冰雪不可恆狀之景物寄其思覩其
蘊遺其愁以父母之遺惠增之以羈旅之况供其扶服以

元曠之懷扣正智本覺之學以託其跡而杜陵蔣生從道
路挹大師之光拂其衣塵憐其所秉之志感其義始之以
縞紵結之以綢繆申之以婚媾此恆人避而不欲邇而蔣
生故爲親之若不知園牆之能入人而桁楊枷轂之足畏
者此大師深有激乎其懷亦仲光重有取於蔣生者也仲
光少不足於力老而益衰家貧不能具舟車以爲遠遊願
久遊者時過而告我少慊其心夫士君子當窘窮佛鬱之
時江山足涉瞿曇足依羈旅足老游觀足務旣能寫行者
之憂悲復可慰居者之延佇歲月云邁悠悠何之道里迴
遷幸復過我告以所游之瓌璋不羣以平其孤居牢落之
謙齋文集

卷八

二十

氣不宣

與印在大師書

印在大師足下士君子當困阨時偃伏蓬蒿之下以義自
持天下之人不得責之以禮讓之以情以禮非財不盡而
情非俗之所可範至其伉直潔白之懷越攀拘以自遂有
戾乎一世而不顧者旣以此守正自高復以此委蛇於世
是以張耳陳餘監里門以自食雖受笞里吏不以爲辱而
韓淮陰之蒲伏袴下亦不聞其拔劍死一屠中少年以舒
憤懣也以彼豪雋當困阨笞猶可受袴下猶可伏何況大
師出萬死子身潛亡後乃得生則其蒙垢湛溺隱忍而不

顧者當必百此乃今徘徊異鄉伏處掘穴不敢自奮而朝夕皇皇欲營一舊居已頽之蘭若而輪奐之以曲徇委巷之情以彼豪雋之士戾乎一世而不顧者而獨於西方之教委曲相徇反情處變於理固有所不可其謀固拙且其於浮屠之法又未爲得也蓋大師受繼起大師之法行且據高座宣禪定之義以相論難彼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恐其情生而大師親受其法思以其術自矯於世則又烏可規規戀一龍聽之廢菴哉願以此參之大鴻酌其可否惟退避之爲得捨龍聽而勿營則東南何地非大師卓錫之所扁舟往來翱翔自恣行無嘗歷居無嘗安則天下何山

謙齋文集

卷八

五

何水非大師棲息之雙樹哉且使天下不得以一跡測大師則大師遠矣與大師相愛敢不竭其愚以陳固陋不盡惟少畱意焉

簡大鴻

仲光與大鴻兄弟也尊大人之墓以他故不甯自武原改卜蕙江而新卜之兆大鴻躬相地形其法必甚協青鳥之書乃仲光不能執紼前引臨其穴助葬則佳城之鬱鬱何由歎譽其盛哉慚悔交并罪也曷追乃仲光竊有疑也禮曰改葬總總者三十四十五升之麻也八十縷爲升總之類三則所爲正爲降其麻爲十三升或十四升何治後

世功總之服類不差異復何論三等之總然學不可以或
淆也願大鴻抽緒劃然一別黑白或曰改葬之總亦三月
以親見父母身棺情惻然不可卽忘也或曰總非父母葬
服而改葬不可無服故總葬畢卽除宜何從大鴻身爲其
事故舉以相質夫殯於客位祖於庭子輿氏固以習禮歸
之子游氏矣

與蔣馭閱書

仲光白馭閱足下昔足下周流吳楚齊魯之境見士之落
莫山林者無不披塵與之游見士有離患難遺棄道路者
無不身親與其閒爲之謀無回撓薄遽之色此其誼至高
謙齋文集

卷八

五

今時人所不及然賢者之學不貴揚其休譽而欲人匡其
不逮自非堯舜周孔其行事未有無歉者惟能數以其行
爲歉乃可稱賢也仲光與足下交有年矣而皆隱淪之人
也隱淪者於世固無所事而神仙之道可以嗇精養神逸
遺自立眇視一切任其幻化此固隱淪者內有所怫鬱於
心外託以自肆者也乃仲光則思研其端緒而不必爲其
事足下旣爲其事矣然神仙之道多端清靜自攝爲上丹
藥次之黃白爲下所謂鍊丹砂成黃金以爲飲食器則益
壽者乃文成五利之徒愚武帝中其欲因以自中其欲者
也今足下未致精於其上聞諸道路云欲効力於其下然

足下乃隱淪人也隱淪者不居深山大澤則在下肆藥市之閒或以磨鏡補鍋爲業賤而無踰分之思貧而至困阨焉不變其守者也無論其事萬不能成使萬分之一汞鉛就高黃金成色抱之盈懷積之盈屋隱淪當之何以自處既乖君平孺子賣卜磨鏡之行復異叔向賀貧之心若欲少試以驗其人之術則古人固有爲之者昔鄭遨隱於五代時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驗其信而不求也而唐之御史衛君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可燒爲黃金遂踰嶺試如方終不得效然扶風開元寺僧則欲以化金方授蘇軾知其不謙齋文集

卷八

三

肯輕作夫癯而不效不如不癯之爲愈也不欲作而猶藏其方不如驗其方而不求之爲愈也願足下驗其人不求其術以砥足下之學以比德於鄭遨而上不愧於君平子真孺子幼安沈冥勇退舍德以貞之人以慰二三知己望足下之心如蓄其疑一試而已雖驗其信終不再爲開爐煅藥時思鄙言

蔣大鴻七十壽序

大鴻先生年已七十矣友人以予知之之深也屬予爲序以祝今昔異時向來知交零落且盡幸有存者首盡如茶予甚愛此首之如荼也將何以祝之逝而不返者年也積

而始崇者德也涉而屢變者世也居而愈閒者隱也鬱而難宣者懷也流而莫挽者勢也當此之際予終何以祝之年則既逝不可回矣居隔百里行倚杖雖猶在棘津賣漿祝哉人生如振石出火藉艾以傳燔山蕪林不可撲滅如不覓艾雖欲吹一燈而不可得尚何冀烟雲之漲野哉頃因喪亂不能伸頸受羈而肆志遨遊翔於寥廓周流清江翠岫之間予且虞石火之易盡也雖然此不足爲大鴻慮大鴻好神仙善導引神不搖而形全精固則優游以至榮啟期之九十林類之百年范長生之百三十趙逸之五百

錮者性也博而可通者情也王烈食石髓如飴管甯著卓帽不變陶潛不書永初之年家鉉翁語宋興亡而流涕以至僧牛賣藥條桑織履雖其性之如錮亦其志之難移乃大鴻則雲閒人也因世亂僑寓於越其所定交無論隱顯人爭就之盡與相親而大鴻又能以詩文爲羅於越都人士無不樂與之交賦詩飲酒於越境饒山水大鴻志安栖遯講好於文酒之場篤情於攝養之際然而宗慤乘長風破浪之懷魯肅指借困米三千斛之概未嘗一日忘也此子知之最深與古之絕塵不返者異而無以異也遂書此以祝大鴻七十壽

謙齋文集

卷八

五

贈單昌其四十序

昌其少有異才英姿秀拔甫十齡已見頭角邑中先生長者無不願與之交而予之交昌其顧已晚其時昌其年已十八九矣後二十餘年昌其學日益深辯日益博交日益廣門弟子從其游者日益衆操六觚以算其甲子今乙巳之歲已四秩矣遐想昔時昌其日肩隨予放浪於高山深林名園古剎之間悲歌慷慨不以貧爲憂而以縱志林巖以爲樂日出而游日夕忘返一時同遊之士維昌其年最少其爲人淵深靜秀人不能測其際今且登強仕之年則予固日益老矣上谷呂申文輔情象緯王遁之學以人祿

命演吉凶變化之端無不微中子從數千里外寄詩求其爲予作卦呂曰君貧賤人也而於壽算則不言其既子以滑稽浮湛於世無富貴之求惟恐不能以貧賤之身終老天地之間以觀世之盛衰今呂迺不知子年之旣也則子心喜可知也方思更數十年之後曳長裾岸幘杖履親覩昌其之老以爲桑榆之樂而友人有寒鼈騰蝦釀酒爲昌其壽者屬予爲序予告之曰諸君不見秦望之山乎如屏之張中方而宥削傑然高峙蠡城之南四方來遊者舉目無不嘆其奇挺予嘗乘筏遡耶溪而上獲覲娥避之峯重嶺疊起出秦望之上者不知其幾千仞也以其匿於衆山謙齋文集

卷八

三

之中非不羈之士無繇翫其狀矣又况馳神於四明天台之間慨思乎華岱衡霍之境者乎天下之州杖屨而遊者壯麗無盡天下之山躡屩而登者幽迴無盡願昌其母以秦望自域願諸君毋以秦望域昌其則年與學俱無盡矣予弱於力且老何能具畚缶以增秦望之高顧以世之知昌其者莫予若也勉從諸君之命不敢爲佞辭以祝而且將進其所不足以爲規規之者固欲祝之於無盡也雖然山者靜而不崩又所以祝也

周翁斗垣先生八十壽序

壬寅八月吾鄉周翁斗垣先生浴褰將之其子任和州而

過予爲別翁斯時年已八十矣頎然而長須髮盡白今行千里必有子若孫從行而不遣有撰几杖侍側者飄然而來飄然而往始如莊周所稱列御寇御風而行者與几杖所以扶衰古者大夫年七十不得謝則君賜之几杖况進而臨耄期之年在行役之際乎予怪翁之年老而力壯健能遠游疑其有住衰之術而不敢問也夫神仙之道雖久處世不涉於世牢神固髓遺棄利欲而後壽命得以延長也而翁少爲刑家之言投身其閒異事紛糾無不規爲擊排以習其所學則必不能蟬蛻汗濁以獨守其神明也是住衰之術翁固未必能工之然吾聞古刑家者流如申韓

謙齋文集

卷八

七

慎到鼂錯皆引繩墨以督責天下論者謂其本於道德之意而老子修身養壽至二百餘歲後世推以爲神仙之祖則由刑家以至神仙其津塗甚邇操舟楫以游泳其中固無不可至也夫然則翁於住衰之術工不工予不得而測之矣列御寇古之所謂有道術人也性好遠遊今其書曰百年壽之大齊而孩提及昏老居其半設其好遊之心當耄期之年則亦倚杖逍遙於二陵原圃之間而已未必能如曩時乘風履空遠視乎江漢衡霍之境以騁其所玩無故之心也而翁今年已八十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方且鼓櫂於炤犀之津飲酒於八公之山周旋進退神氣迢然及

察其左右而翁不爲導引之事以求難老豈翁之精力稟於天者厚而精故利欲皆不得而燥之與蓋御寇之學於師者精故目如耳耳如鼻鼻如口體忘其能而心形如一翁之得於天者厚故目爲目耳爲耳鼻爲鼻口爲口官司其職而精氣不衰夫人之得全於天者豈人能測其年之所屆哉昔魏文侯樂人竇公以善鼓琴而年百八十歲桓譚謂其心恆逸樂故無所服餌而得此奇壽是固在子若孫事之者而已翁之少子玉輪與子善今棄其所學而爲遠遊而翁又能好文章頻過而屬予爲序於是乎言因以誠其子若孫事之者也

謙齋文集

卷八

三

祁奕喜婦朱孺人趙璧五秩壽序

淑婦之才藉夫以彰慈母之儀因子而著祁母朱孺人趙璧者吾友祁奕喜之婦而季朗之母也予向讀梅墅閨秀詩知奕喜之婦爲尚書衡岳公孫女字趙璧云甲午季秋予同徽之伯輿大可入梅墅拜祁忠敏公夫人五秩壽三吳姚文初王雙白輩前後偕至咸有所作遂其定交而奕喜之年最少與其兄奕慶皆能詩或外朗或內潤以及盧士深之妻鮑明遠之妹盡有逸才令聞詩辭光灼灼俯梅尉祠側以映蔚於天下未及十年而奕喜又以友人之累荷戈塞外矣禍福倚仗難測至是荷戈走塞外不知返年

聞其以芙蓉和尚肆其才辨演心無所住之法一旦離塵
西去浮屠不三宿桑下恐其久生愛欲當是之時母且不
得顧何暇顧其婦乎乃孺人以未亡人撫嗣子季朗而長
之教之讀書雕錯成器今乙丑三月之吉當孺人五秩設
悅之辰季朗之友吳六吉何卓人輩且復具酒觴於孺人
之前而孺人又以母儀著於梅墅矣元朗季朗皆奕慶之
子操觚煥煥有所論著所謂東南之美非徒竹箭者也以
奕喜無子故孺人子季朗乃予則己老扶杖徘徊門里雖
二十餘年不相見之老友如奕慶者不能移棹過訪安能
壽孺人哉然天下稱吾郡爲忠義之鄉者以倪文正施忠
謙齋文集

卷八

五

介劉忠端祁忠敏六七鉅公死節者之峻也則諸公之義
氣貞風且與會稽四明天姥諸峰之隆崛鬱律爭高比長
而千載之下景忠敏之行者仰梅里之尖爲不可及則忠
敏之耿耿浩氣磅礴於霄漢之間而孺人爲其子婦與有
榮也

族弟申颺婦王孺人五秩壽序

未亡之人義不接外非與之鄰其賢不彰非與之居其行
不詳予與申颺爲族昆弟其初雖爲一人後屢析疎矣居
又稍遠則孺人朝夕糾虔於闕槩之內者予皆不得知也
而時於道路見其諸子皆侗儻不爲煩苛遇者年舊德則

必退居道左恂恂如也是必平居有以教訓心儀其母賢其後予家益落孺人之妣有不居之室予奉老母僦居其間與孺人所居近隔庭垣聲笑涕洟無不相聞晨暮突烟相稽以執爨夜縣火影相燭也乃吾母則曰孺人事我如其從姑吾婦則曰孺人接我如其妣加親夫能以禮接人者必能申禮以自防者也孺人以儉度身以勤制匱以義訓子以禮睦族夫夫亡而謂之未亡人者謂夫亡宜從而猶未亡也未亡之人而能以儉勤義禮接上以御下糾其怠俾無忘先人之業夫如是則是夫之己亡者亦藉婦之未亡者而因以不亡者也夫且因以不亡則姻族猶子之

謙齋文集

卷八

三

欲稱一觴以上壽者亦宜如偕老之辭祝之以百年可矣乃孺人之百年今始盡其半其未盡之半日月甚長使其諸子勤以自勉其業則其龍躍而虎嘯馬馳千里之足而黃鵠舉其六翮者其奮迅甯可訾量哉其奮迅甯可訾量哉

趙母丁太孺人八秩徵詩引

蓋聞八雲之矢必待張似月的之弓絃而拂座之香恆先燕象嵩山之爐火何則以矢不能自遠而香不能自颺也必有爲之發其機而宣其氣者焉况乎毀膚塗面陳情志爲足矜畫荻茹荼持門戶以孿範者乎此在載籍之所必

彰而亦操觚之欲致美者也曷以范史而下咸著烈女之
篇柏舟自誓遂入風人之什茲以趙母丁太孺人者趙公
某之妻而友人某某之母也今八秩矣釵飾青鸞爰奉嬪
情深十五之年歌成黃鵠自全貞淚漬三旬之外家徒四
壁女蘿失松柏以何縣牀有三孤涸鮒望波濤而難活在
昔華門半落相食堪悲當此寒夜方深蒿牀自度此實生
人之無告亦乃天下之最窮者也乃孺人以濯濯入塵自
潔之操以與與諧俗無忤之姿教子無方御窮以儉荒墟
無人跡長恃江上之緯蕭屬債鮮鄰周惟賴閨中之織屨
憐翟方進之穉頓攜兒臨易水以築居念陶士行之聲稱

謙齋文集

卷八

三

畱客截雙鬢而辦食夫以儉者御窮所以爲不匱之術也
夫無方者教子所以有殊出之途也當賢母緣情以訓懷
盡愜而可依矧諸子藏知於躬器隨方而各效或形模聳
甲楯寒花覆畫鵠而解首虎闌或姓氏貢膠庠夜月照談
經而情輸槐市且昆季共臥姜肱之被荆未始分乃燕貽
悉本唐氏之姑蘭今已茁以茲賢節享榮壽之期可乏篇
章展壺觴之祝况在暢月爲其悅辰旅雁雲中雜謳吟而
梁欏聲飛三日丹楓江上依翰墨而聲悅繡映千重在漁
陽上谷暫慕其風猶上請而得棹楔之建豈越水吳山親
聞其節竟自吝而無珠玉之遺珠等非令子縞帶之交卽

賢母姻婭之末爲此徧告大人先生有能激矢以入雲播香以繞座者乎銀類者固孝子之所以自罄其心闡幽者亦仁人之所以共維其俗况飛鳧之矢可以飲石而不撓而迷迭之香用能經旬而不散者也敢望瓊琚之賜敬爲黎棗之需則珠履繡裳盡入簡編而嘯傲赤螭白鹿恍游座右以徜徉矣

祭李舅母朱太孺人文

年月日小甥蔡

仲光

謹再拜稽首具羞醴之奠以致祭於

李舅母朱太孺人之靈而告之曰嗚呼

光

少失恃卵翌於

舅事舅如父舅母如母

光

母臨終指

光

託之他日爲兒補

謙齋文集

卷八

三

履綻衣外祖父母爲念育鞠寒重之衣食摩其腹自北徂

南登車以來畜

光

訓

光

徘徊舅氏二兒少相友愛學

同几席嬉繞襟帶舅母顧

光

謂我自出讓棗推梨長復自

飭非曰岐嶷能成宅相憐此幼冲其母早喪有室始歸屋

數百武晨昏往來不閒風雨少免水火外氏之恩遂命長

女往齊其孫松柏森竦女蘿以施遭時不造害苗日滋人

生遂老日月爲遄

光

臻杖鄉况舅母年八十老人死復何

悲舅母而在如睹母儀自我母死少不知哀今五十年積

淚盈懷怫鬱難愬恍母在堂悵然隔世零淚霑裳無夜不

思悲不可割惟覩舅母庶慰饑渴今復已矣舅母已亡雖

有姨母又在他鄉昔苦無兒令并無家女嫁復貧白首溫
麻惟舅母後繩繩孫子蘭茁竹敷鸞華鶴舉克昌克大後
慶有期所惜二兒季死長離離不得返死今已聚縷縷私
懷黃墟有路禍與福更如環無端雲駟未遠來告後人告
之以福其禍已除鵠翮高騫蘭馨載塗游魂上下出入中
閨秋露方灑金風徐來顧瞻怡悅貽孫謀如劍始淬解
其剝緜仲光有酒及時以上靈衣儼存獨立惆悵蘭膏焚
燐憶舊增悲彷彿來享視甥猶兒夜幽不曉形骸無存靈
兮有知長祐後人

祭蔣大鴻文

謙齋文集

卷入

三

年月日友人蔡仲光謹以庶羞酒酌之奠祭於亡友蔣大
鴻先生之靈嗚呼大鴻乃今竟亡棄我而去之於何鄉游
魂縹緲不可以求惟昔避禍會稽淹畱挂影華屋棲神烟
竇動與人接靜則道究華屋未久復構華門默居運策膽
幹凌雲睥睨江東一葦以渡出入顧我笑言無忤敷文自
說析理相娛故鄉不返遐覽焉如壯氣激激中不可探願
上趙壁觀破章耶拂袖以歸蘭渚之里投轄東海波濤日
起大樹旣顛支木盡折躍馬橫戈肝腸斷絕上稽千古下
覽當今情難自決進退沈吟志不克就七十猶天不能拂
拭扶桑杲杲陽明之洞道士之莊燒丹鍊藥思以自長神

仙難期壽不可戀王烈石髓過稽而變翩翩繡衣歸自閩
海雖未度世亦異兵解笑迎地下臥子寅侯忠亮不異後
先何尤遺書寄我謂所敬信一旦長別心愴淚拔嗚呼死
者已矣生何以堪皋復無由哀滿江南誰挽喪車所定墓
左不忘遺言以謀大可生於華亭卒葬會稽神靈來往駕
螭從狸越守禹祠勾踐乃大岷江始微末流沛沛以此相
慰并語後人廢興無常監德以親嗚呼風流雖盡靈氣未
滅敬上卮酒膏明蘭蕪嗚呼哀哉尚饗

祭姜桐音文

年月日同學弟蔡仲光等謹執事以致祭於亡友姜桐音

謙齋文集

卷八

三五

之靈憶昔子年少而下交顧予長之碌碌思並駕游乎中
原衣椒蘭而相逐暮濯足於西江朝散髮於南嶽子才而
相羊乎天下予拙而棲遲一隅聲飄飄而遐舉情裊裊以
集子之裾悲握手之契闊睹日月之既徂忽道路之云便
掉扁舟以顧予示以詩章之疎暢若絲竹之可娛思竭子
之情瀾初佩子以瓊琚折春花以爲鮮涌秋水以成渠比
琬炎之未剖挺截肪於堅石庶錦纈之濯江披貞夷而愈
潔將河清之難俟慮菁華之易竭非好爵之不宜實陽九
之際阨使七葉之金張恃織絢而情不懌云何輦輓之既
繡徒睇夫秋木之易折嗚呼已矣子今云亡驢鳴不似編

曲情傷思子之貌肥短不長遽安近市精魂飭徨懷子之
言悲鳴腹腸知子賤貧曲爲揣量世固無策振人摧藏憶
子之詩音何琅琅世宦無藉已成空囊窮乃益工遂中清
商聞子諸孤髣髴五常子見白眉知其最良要之末路其
慶無方嗚呼已矣顧影懷悲寒風隕籜飄揚總惟杳杳重
泉無相見期嗚呼已矣蛻若秋蟬今誰子惜昔誰子賢凡
今之人孰爲長年何子身之先化飄獨往而侶稀思纏緜
而難寫魂恍惚以何歸折薜蘿之芳馨傷軒冕而增輝豈
韋杜去天之近召脩文而逝不易追怨無方而不得其緒
愁始結而不知其期聊於歲月之既宴湛樽酒以長辭

謙齋文集

卷八

三

謙齋文集卷之八終

